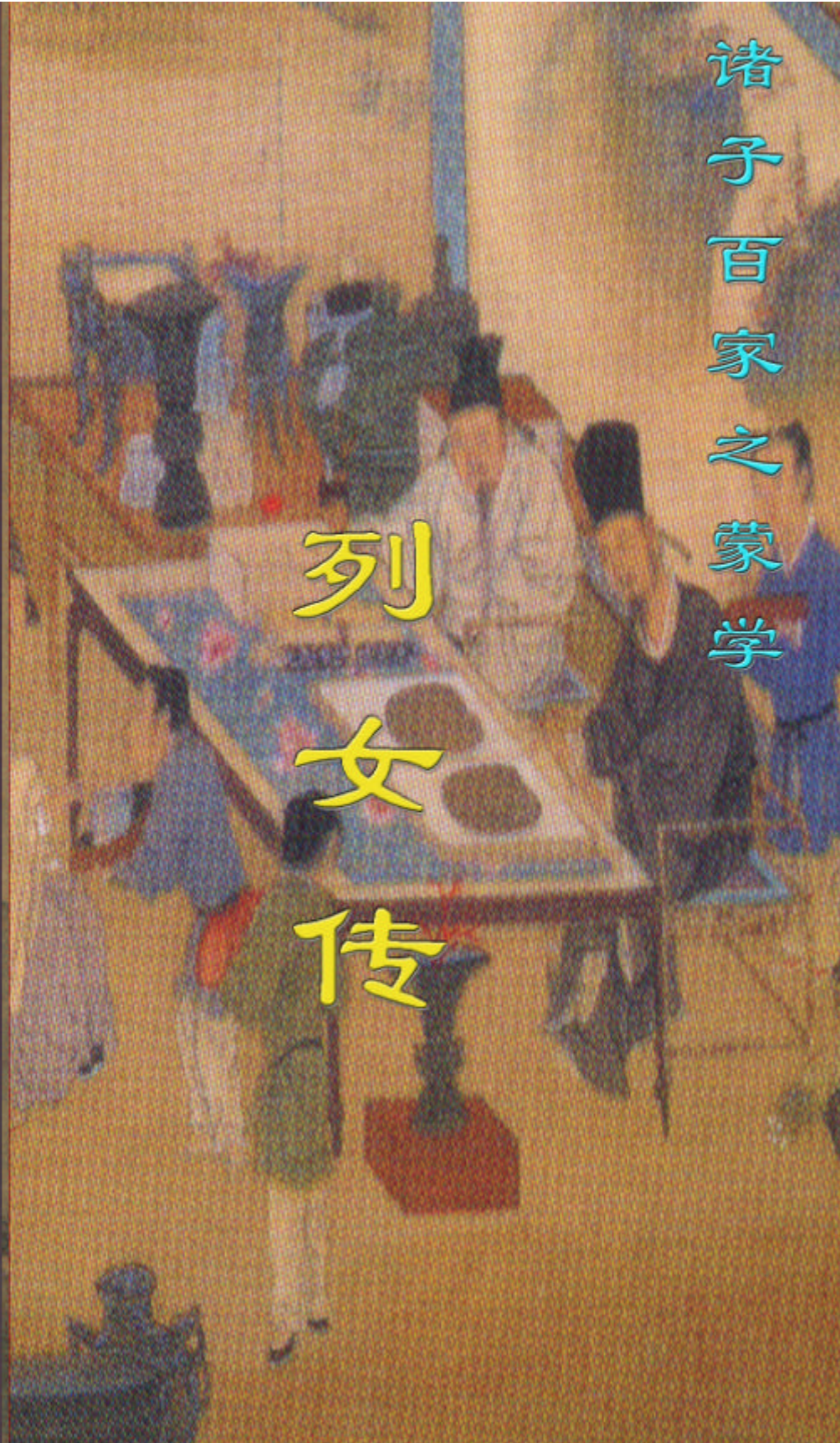


诸子百家之蒙学

列女传



中华古典精华文库

列女传

目录

卷之一	母仪传.....	1
卷之二	贤明传.....	13
卷之三	仁智传.....	25
卷之四	贞顺传.....	35
卷之五	节义传.....	45
卷之六	辩通传.....	57
卷之七	孽嬖传.....	71

卷之一 母仪传

有虞二妃

有虞二妃者，帝尧之二女也。长娥皇，次女英。舜父顽母嚚。父号瞽叟，弟曰象，敖游于嫫，舜能谐柔之，承事瞽叟以孝。母憎舜而爱象，舜犹内治，靡有奸意。四岳荐之于尧，尧乃妻以二女以观厥内。二女承事舜于畎亩之中，不以天子之女故而骄盈怠嫚，犹谦谦恭俭，思尽妇道。瞽叟与象谋杀舜。使涂廩，舜归告二女曰：“父母使我涂廩，我其往。”二女曰：“往哉！”舜既治廩，乃捐阶，瞽叟焚廩，舜往飞出。象复与父母谋，使舜浚井。舜乃告二女，二女曰：“俞，往哉！”舜往浚井，格其出入，从掩，舜潜出。时既不能杀舜，瞽叟又速舜饮酒，醉将杀之，舜告二女，二女乃与舜药浴汪，遂往，舜终日饮酒不醉。舜之女弟系怜之，与二嫂谐。父母欲杀舜，舜犹不怨，怒之不已。舜往于田号泣，日呼旻天，呼父母。惟害若兹，思慕不已。不怨其弟，笃厚不怠。既纳于百揆，宾于四门，选于林木，入于大麓，尧试之百方，每事常谋于二女。舜既嗣位，升为天子，娥皇为后，女英为妃。封象于有庳，事瞽叟犹若初焉。天下称二妃聪明贞仁。舜陟方，死于苍梧，号曰重华。二妃死于江湘之间，俗谓之湘君。君子曰：“二妃德纯而行笃。”诗云：“不显惟德，百辟其刑之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元始二妃，帝尧之女，嫔列有虞，承舜于下，以尊事卑，终能劳苦，瞽叟和宁，卒享福祐。

弃母姜嫄

弃母姜嫄者，邠侯之女也。当尧之时，行见巨人迹，好而履之，归而有娠，浸以益大，心怪恶之，卜筮禋祀，以求无子，终生子。以为不祥而弃之隘巷，牛羊避而不践。乃送之平林之中，后伐平林者咸荐之覆之。乃取置寒冰之上，飞鸟伛翼之。姜嫄以为异，乃收以归。因命曰弃。姜嫄之性，清静专一，好种稼穡。及弃长，而教之种树桑麻。弃之性明而仁，能育其教，卒致其名。尧使弃居稷官，更国邠地，遂封弃于邠，号曰后稷。及尧崩，舜即位，乃命之曰：“弃！黎民阻饥，汝居稷，播时百谷。”其后世世居稷，至周文武而兴为天子。君子谓姜嫄静而有化。诗云：“赫赫姜嫄，其德不回，上帝是依。”又曰：“思文后稷，克配彼天，立我烝民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弃母姜嫄，清静专一，履迹而孕，惧弃于野，鸟兽覆翼，乃复收恤，卒为帝佐，母道既毕。

契母简狄

契母简狄者，有娥氏之长女也。当尧之时，与其妹娣浴于玄丘之水。有玄鸟衔卵，过而坠之。五色甚好，简狄与其妹娣竞往取之。简狄得而含之，误而吞之，遂生契焉。简狄性好人事之治，上知天文，乐于施惠。及契长，而教之理顺之序。契之性聪明而仁，能育其教，卒致其名。尧使为司徒，封之于亳。及尧崩，舜即位，乃敕之曰：“契！百姓不亲，五品不逊，汝作司徒，而敬敷五教在宽。”其后世世居亳，至殷汤兴为天子。君子谓简狄仁而有礼。诗云：“有娥方将，立子生商。又曰：“天命玄鸟，降而生商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契母简狄，敦仁励翼，吞卵产子，遂自修饰，教以事理，推恩有德，契为帝辅，盖母有力。

启母涂山

启母者，涂山氏长女也。夏禹娶以为妃。既生启，辛壬癸甲，启呱呱泣，禹去而治水，惟荒度土功，三过其家，不入其门。涂山独明教训，而致其化焉。及启长，化其德而从其教，卒致令名。禹为天子，而启为嗣，持禹之功而不殒。君子谓涂山强于教诲。诗云：“厘尔士女，从以孙子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启母涂山，维配帝禹，辛壬癸甲，禹往敷土，启呱呱泣，母独论序，教训以善，卒继其父。

汤妃有

汤妃有者，有妊氏之女也。殷汤娶以为妃，生仲壬外丙，亦明教训，致其功。有妊之妃汤也，统领九嫔，后宫有序，咸无妒媚逆理之人，卒致王功。君子谓妃明而有序。诗云：“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”言贤女能为君子和好众妾，其有之谓也。

颂曰：汤妃有，质行聪明，媵从伊尹，自夏适殷，勤恇治中，九嫔有行，化训内外，亦无愆殃。

周室三母

三母者，大姜、大任、大妣。大姜者，王季之母，有台氏之女。大王娶以为妃。生大伯、仲雍、王季。贞顺率导，靡有

过失。大王谋事迁徙，必与。大姜。君子谓大姜广于德教。大任者，文王之母，挚任氏中女也。王季娶为妃。大任之性，端一诚庄，惟德之行。及其有娠，目不视恶色，耳不听淫声，口不出敖言，能以胎教。洵于豕牢，而生文王。文王生而明圣，大任教之，以一而识百，卒为周宗。君子谓大任为能胎教。古者妇人妊子，寝不侧，坐不边，立不跛，不食邪味，割不正不食，席不正不坐，目不视于邪色，耳不听于淫声。夜则令瞽诵诗，道正事。如此，则生子形容端正，才德必过人矣。故妊子之时，必慎所感。感于善则善，感于恶则恶。人生而肖万物者，皆其母感于物，故形音肖之。文王母可谓知肖化矣。大妣者，武王之母，禹后有莘妣氏之女。仁而明道。文王嘉之，亲迎于渭，造舟为梁。及入，大妣思媚大姜、大任，旦夕勤劳，以进妇道。大妣号曰文母，文王治外，文母治内。大妣生十男：长伯邑考、次武王发、次周公旦、次管叔鲜、次蔡叔度、次曹叔振铎、次霍叔武、次成叔处、次康叔封、次聃季载。大妣教诲十子，自少及长，未尝见邪僻之事。及其长，文王继而教之，卒成武王周公之德。君子谓大妣仁明而有德。诗曰：“大邦有子，倪天之妹，文定厥祥，亲迎于渭，造舟为梁，不显其光。”又曰：“大妣嗣徽音，则百斯男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周室三母，大姜任妣，文武之兴，盖由斯起。大妣最贤，号曰文母。三姑之德，亦甚大矣！

卫姑定姜

卫姑定姜者，卫定公之夫人，公子之母也。公子既娶而死，其妇无子，毕三年之丧，定姜归其妇，自送之，至于野。恩爱哀思，悲心感恻，立而望之，挥泣垂涕。乃赋诗曰：“燕燕于

飞，差池其羽，之子于归，远送于野，瞻望不及，泣涕如雨。”送去归泣而望之。又作诗曰：“先君之思，以畜寡人。”君子谓定姜为慈姑过而之厚。定公恶孙林父，孙林父奔晋。晋侯使郟犇为请还，定公欲辞，定姜曰：“不可，是先君宗卿之嗣也。大国又以为请，而弗许，将亡。虽恶之，不犹愈于亡乎！君其忍之。夫安民而宥宗卿，不亦可乎！”定公遂复之。君子谓定姜能远患难。诗曰：“其仪不忒，正是四国。”此之谓也。定公卒，立敬妣之子衎为君，是为献公。献公居丧而慢。定姜既哭而息，见献公之不哀也，不内食饮，叹曰：“是将败卫国，必先害善人，天祸卫国也！夫吾不获鱄也使主社稷。”大夫闻之皆惧。孙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于卫。鱄者，献公弟子鲜也。贤，而定姜欲立之而不得。后献公暴虐，慢侮定姜。卒见逐走，出亡至境，使祝宗告亡，且告无罪于庙。定姜曰：“不可。若令无神，不可诬。有罪，若何告无罪也。且公之行，舍大臣而与小臣谋，一罪也。先君有卫卿以为师保，而蔑之，二罪也。余以巾栉事先君，而暴妾使余，三罪也。告亡而已，无告无罪。其后赖鱄力，献公复得反国。君子谓定姜能以辞教。诗云：“我言惟服。”此之谓也。郑皇耳率师侵卫，孙文子卜追之，献兆于定姜曰：“兆如山林，有夫出征而丧其雄。”定姜曰：“征者丧雄，御寇之利也。大夫图之。”卫人追之，获皇耳于犬丘。君子谓定姜达于事情。诗云：“左之左之，君子宜之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卫姑定姜，送妇作诗，恩爱慈惠，泣而望之。数谏献公，得其罪尤。聪明远识，丽于文辞。

齐女傅母

傅母者，齐女之傅母也。女为卫庄公夫人，号曰庄姜。姜交好。始往，操行衰惰，有冶容之行，淫泆之心。傅母见其妇道不正，谕之云：“子之家，世世尊荣，当为民法则。子之质，聪达于事，当为人表式。仪貌壮丽，不可不自修整。衣锦綉裳，饰在舆马，是不贵德也。”乃作诗曰：“硕人其硕，衣锦綉衣，齐侯之子，卫侯之妻，东宫之妹，邢侯之姨，谭公维私。”砥厉女之心以高节，以为人君之子弟，为国君之夫人，尤不可有邪僻之行焉。女遂感而自修。君子善傅母之防未然也。庄姜者，东宫得臣之妹也。无子。姆戴妫之子桓公，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。有宠，骄而好兵，庄公弗禁。后州吁果杀桓公。诗曰：“毋教猱升木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齐女傅母，防女未然，称列先祖，莫不尊荣，作诗明指，使无辱先，庄姜姆妹，卒能修身。

鲁季敬姜

鲁季敬姜者，莒女也。号戴己。鲁大夫公父穆伯之妻，文伯之母季康子之从祖叔母也。博达知礼。穆伯先死，敬姜守养。文伯出学而还归，敬姜侧目而盼之。见其友上堂，从后阶降而却行，奉剑而正履，若事父兄。文伯自以为成人矣。敬姜召而数之曰：“昔者武王罢朝，而结丝绝，左右顾无可使结之者，俯而自申之，故能成王道。桓公坐友三人，谏臣五人，日举过者三十人，故能成伯业。周公一食而三吐哺，一沐而三握发，所执贻而见于穷闾隘巷者七十余人，故能存周室。彼二圣一贤者，皆霸王之君也，而下人如此。其所与游者，皆过己者也。

是以日益而不自知也。今以子年之少而位之卑，所与游者，皆为服役。子之不益，亦以明矣。”文伯乃谢罪。于是乃择严师贤友而事之。所与游处者皆黄耄倪齿也，文伯引衽攘卷而亲馈之。敬姜曰：“子成人矣。”君子谓敬姜备于教化。诗云：“济济多士，文王以宁。”此之谓也。文伯相鲁。敬姜谓之曰：“吾语汝，治国之要，尽在经矣。夫幅者，所以正曲枉也，不可不强，故幅可以为将。画者，所以均不均、服不服也，故画可以为正。物者，所以治芜与莫也，故物可以为都大夫。持交而不失，出入不绝者，捆也。捆可以为大行人也。推而往，引而来者，综也。综可以为关内之师。主多少之数者，均也。均可以为内史。服重任，行远道，正直而固者，轴也。轴可以为相。舒而无穷者，摘也。摘可以为三公。”文伯再拜受教。文伯退朝，朝敬姜，敬姜方绩。文伯曰：“以馱之家，而主犹绩，惧干季孙之怒，其以馱为不能事主乎！”敬姜叹曰：“鲁其亡乎！使童子备官而未之闻耶！居，吾语汝。昔圣王之处民也，择瘠土而处之，劳其民而用之，故长王天下。夫民劳则思，思则善心生，逸则淫，淫则忘善，忘善则恶心生。沃土之民不材，淫也。瘠土之民向义，劳也。是故天子大采朝日，与三公九卿组织地德。日中考政，与百官之政事，使师尹维旅牧宣叙民事。少采夕月，与太史司载纠虔天刑。日入监九御，使洁奉禘郊之粢盛，而后即安。诸侯朝修天子之业令，昼考其国，夕省其典刑，夜儆百工，使无慆淫，而后即安。卿大夫朝考其职，昼讲其庶政，夕序其业，夜庀其家事，而后即安。士朝而受业，昼而讲隶，夕而习复，夜而讨过，无憾，而后即安。自庶人以下，明而动，晦而休，无自以怠。王后亲织玄紵，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紃紵，卿之内子为大带，命妇成祭服，则士之妻加之以朝服，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。社而赋事，烝而献功，

男女效绩，否则有辟，古之制也。君子劳心，小人劳力，先王之训也。自上以下，谁敢淫心舍力。今我寡也，尔又在下位，朝夕处事，犹恐忘先人之业，况有怠惰，其何以辟！吾冀汝朝夕修，我曰必无废先人，尔今也曰胡不自安。以是承君之官，余惧穆伯之绝嗣也。仲尼闻之曰：“弟子记之，季氏之妇不淫矣！”诗曰：“妇无公事，休其蚕织。”言妇人以织绩为公事者也。休之非礼也。文伯饮南宮敬叔酒，以露堵父为客，羞鳖焉小，堵父怒，相延食鳖，堵父辞曰：“将使鳖长而食之。”遂出。敬姜闻之，怒曰吾闻之先子曰：‘祭养尸，飨养上宾。’鳖于人何有，而使夫人怒！”遂逐文伯。五日，鲁大夫辞而复之。君子谓敬姜为慎微。诗曰：“我有旨酒，嘉宾式燕以乐。”言尊宾也。文伯卒，敬姜戒其妾曰：“吾闻之，‘好内，女死之；好外，士死之。’今吾子夭死，吾恶其以好内闻也，二三妇之辱。共祀先祀者，请毋瘠色，毋挥涕，毋陷膺，毋忧容，有降服，毋加服，从礼而静，是昭吾子。仲尼闻之曰：“女知莫如妇，男知莫如夫，公父氏之妇知矣，欲明其子之令德。”诗曰：“君子有谷，贻厥孙子。”此之谓也。敬姜之处丧也，朝哭穆伯，暮哭文伯。仲尼闻之曰：“季氏之妇可谓知礼矣，爱而无私，上下有章。”敬姜尝如季氏。康子在朝，与之言，不应，从之，及寝门，不应而入。康子辞于朝，而入见曰：“肥也不得闻命，毋乃罪耶？”敬姜对曰：“子不闻耶？天子及诸侯合民事于内朝，自卿大夫以下合官职于外朝，合家事于内朝，寝门之内，妇人治其职焉。上下同之。夫外朝子将业君之官职焉，内朝子将庀季氏之政焉，皆非吾所敢言也。康子尝至敬姜，门而与之言，皆不踰阃。祭悼子，康子与焉，酢不受，彻俎不燕，宗不具不绎，绎不尽饮则退。仲尼谓敬姜别于男女之礼矣。诗曰：“女也不爽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文伯之母，号曰敬姜，通达知礼，德行光明，匡子过失，教以法理，仲尼贤焉，列为慈母。

楚子发母

楚将子发之母也。子发攻秦绝粮，使人请于王，因归问其母。母问使者曰：“士卒得无恙乎？”对曰：“士卒并分菽粒而食之。”又问：“将军得无恙乎？”对曰：“将军朝夕刍豢黍粱。”子发破秦而归，其母闭门而不内。使人数之曰：“子不闻越王句践之伐吴耶？客有献醇酒一器者，王使人注江之上流，使士卒饮其下流，味不及加美，而士卒战自五也。异日有献一囊糗糒者，王又以赐军士，分而食之，甘不踰嗑，而战自十也。今子为将，士卒并分菽粒而食之，子独朝夕刍豢黍粱，何也？诗不云乎：‘好乐无荒，良士休休。’言不失和也。夫使人入于死地，而自康乐于其上，虽有以得胜，非其术也。子非吾子也，无入吾门。”子发于是谢其母，然后内之。君子谓子发母能以教诲。诗云：“教诲尔子，式谷似之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子发之母，刺子骄泰，将军稻粱，士卒菽粒，责以无礼，不得人力，君子嘉焉，编于母德。

邹孟轲母

邹孟轲之母也。号孟母。其舍近墓。孟子之少也，嬉游为墓间之事，踊跃筑埋。孟母曰：“此非吾所以居处子也。”乃去舍市傍。其嬉戏为贾人衒卖之事。孟母又曰：“此非吾所以居处子也。”复徙舍学宫之傍。其嬉游乃设俎豆揖让进退。

孟母曰：“真可以居吾子矣。”遂居之。及孟子长，学六艺，卒成大儒之名。君子谓孟母善以渐化。诗云：“彼姝者子，何以予之？”此之谓也。孟子之少也，既学而归，孟母方绩，问曰：“学何所至矣？”孟子曰：“自若也。”孟母以刀断其织。孟子惧而问其故，孟母曰：“子之废学，若吾断斯织也。夫君子学以立名，问则广知，是以居则安宁，动则远害。今而废之，是不免于厮役，而无以离于祸患也。何以异于织绩而食，中道废而不为，宁能衣其夫子，而长不乏粮食哉！女则废其所食，男则堕于修德，不为窃盗，则为虏役矣。”孟子惧，旦夕勤学不息，师事子思，遂成天下之名儒。君子谓孟母知为人母之道矣。诗云：“彼姝者子，何以告之？”此之谓也。孟子既娶，将入私室，其妇袒而在内，孟子不悦，遂去不入。妇辞孟母而求去，曰：“妾闻夫妇之道，私室不与焉。今者妾窃堕在室，而夫子见妾，勃然不悦，是客妾也。妇人之义，盖不客宿。请归父母。于是孟母召孟子而谓之曰：“夫礼，将入门，问孰存，所以致敬也。将上堂，声必扬，所以戒人也。将入户，视必下，恐见人过也。今子不察于礼，而责礼于人，不亦远乎！”孟子谢，遂留其妇。君子谓孟母知礼，而明于姑母之道。孟子处齐，而有忧色。孟母见之曰：“子若有忧色，何也？”孟子曰：“不敏。”异日闲居，拥楹而叹。孟母见之曰：“乡见子有忧色，曰不也，今拥楹而叹，何也？”孟子对曰：“轲闻之：君子称身而就位，不为苟得而受赏，不贪荣禄。诸侯不听，则不达其上。听而不用，则不践其朝。”今道不用于齐，愿行而母老，是以忧也。”孟母曰：“夫夫人之礼，精五饭，酒浆，养舅姑，缝衣裳而已矣。故有闺内之修，而无境外之志。易曰：‘在中馈，攸遂。’诗曰：‘无非无仪，惟酒食是议。’以言妇人无擅制之义，而有三从之道

也。故年少则从乎父母，出嫁则从乎夫，夫死则从乎子，礼也。今子成人也，而我老矣。子行乎子义，吾行乎吾礼。”君子谓孟母知妇道。诗云：“载色载笑，匪怒匪教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孟子之母，教化列分，处子择艺，使从大伦，子学不进，断机示焉，子遂成德，为当世冠。

鲁之母师

母师者，鲁九子之寡母也。腊日休作者，岁祀礼事毕，悉召诸子，谓曰：“妇人之义，非有大故，不出夫家。然吾父母家多幼稚，岁时礼不理。吾从汝谒往监之。”诸子皆顿首许诺。又召诸妇曰：“妇人有三从之义，而无专制之行。少系于父母，长系于夫，老系于子。今诸子许我归视私家，虽踰正礼，愿与少子俱，以备妇人出入之制。诸妇其慎房户之守，吾夕而反。”于是使少子仆，归辨家事。天阴还失早，至闾外而止，夕而入。鲁大夫从台上见而怪之。使人闲视其居处，礼节甚修，家事甚理。使者还以状对。于是大夫召母而问之曰：“一日从北方来，至闾而止，良久，夕乃入。吾不知其故，甚怪之，是以问也。”母对曰：“妾不幸，早失夫，独与九子居。腊日，礼毕事间，从诸子谒归视私家。与诸妇孺子期，夕而反。妾恐其酺醯醉饱，人情所有也。妾反太早，不敢复返，故止闾外，期尽而入。大夫美之，言于穆公，赐母尊号曰母师。使朝谒夫人，夫人诸姬皆师之。君子谓母师能以身教。夫礼，妇人未嫁，则以父母为天；既嫁，则以夫为天。其丧父母，则降服一等，无二天之义也。诗云：“出宿于济，饮饯于祢，女子有行，远父母兄弟。”

颂曰：九子之母，诚知礼经，谒归还反，不揜人情，德行

既备，卒蒙其荣，鲁君贤之，号以尊名。

魏芒慈母

魏芒慈母者，魏孟阳氏之女，芒卯之后妻也。有三子。前妻之子有五人，皆不爱慈母。遇之甚异，犹不爱。慈母乃命其三子，不得与前妻子齐衣服饮食，起居进退甚相远，前妻之子犹不爱。于是前妻中子犯魏王令当死，慈母忧戚悲哀，带围减尺，朝夕勤劳以救其罪人。有谓慈母曰：“人不爱母至甚也，何为勤劳忧惧如此？”慈母曰：“如妾亲子，虽不爱妾，犹救其祸而除其害，独于假子而不为，何以异于凡母！其父为其孤也，而使妾为其继母。继母如母，为人母而不能爱其子，可谓慈乎！亲其亲而偏其假，可谓义乎！不慈且无义，何以立于世！彼虽不爱，妾安可以忘义乎！”遂讼之。魏安厘王闻之，高其义曰：“慈母如此，可不救其子乎！”乃赦其子，复其家。自此五子亲附慈母，雍雍若一。慈母以礼义之渐，率导八子，咸为魏大夫卿士，各成于礼义。君子谓慈母一心。诗云：“尸鸠在桑，其子七兮，淑人君子，其仪一兮，其仪一兮，心如结兮。”言心之均一也。尸鸠以一心养七子，君子以一仪养万物。一心可以事百君，百心不可以事一君。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芒卯之妻，五子后母，慈惠仁义，扶养假子，虽不吾爱，拳拳若亲，继母若斯，亦诚可尊。

齐田稷母

齐田稷子之母也。田稷子相齐，受下吏之货金百镒，以遗其母。母曰：“子为相三年矣，禄未尝多若此也，岂修士大夫

之费哉！安所得此？”对曰：“诚受之于下。”其母曰：“吾闻士修身洁行，不为苟得。竭情尽实，不行诈伪。非义之事，不计于心。非理之利，不入于家。言行若一，情貌相副。今君设官以待子，厚禄以奉子，言行则可以报君。夫为人臣而事其君，犹为人子而事其父也。尽力竭能，忠信不欺，务在效忠，必死奉命，廉洁公正，故遂而无患。今子反是，远忠矣。夫为人臣不忠，是为人子不孝也。不义之财，非吾有也。不孝之子，非吾子也。子起。”田稷子惭而出，反其金，自归罪于宣王，请就诛焉。宣王闻之，大赏其母之义，遂舍稷子之罪，复其相位，而以公金赐母。君子谓，稷母廉而有化。诗曰：“彼君子兮，不素飧兮。”无功而食禄，不为也，况于受金乎！

颂曰：田稷之母，廉洁正直，责子受金，以为不德，忠孝之事，尽财竭力，君子受禄，终不素食。

卷之二 贤明传

周宣姜后

周宣姜后者，齐侯之女也。贤而有德，事非礼不言，行非礼不动。宣王尝早卧晏起，后夫人不出房。姜后脱簪珥，待罪于永巷，使其傅母通言于王曰：“妾不才，妾之淫心见矣，至使君王失礼而晏朝，以见君王乐色而忘德也。夫苟乐色，必好奢穷欲，乱之所兴也。原乱之兴，从婢子起。敢请婢子之罪。”王曰：“寡人不德，实自生过，非夫人之罪也。”遂复姜后而勤于政事。早朝晏退，卒成中兴之名。君子谓，姜后善于威仪而有德行。夫礼，后夫人御于君，以烛进。至于君所，灭烛，适房中，脱朝服，衣褻服，然后进御于君。鸡鸣，乐师击鼓以告旦，后夫人鸣佩而去。诗曰：“威仪抑抑，德音秩秩。”又曰：“隰桑有阿，其叶有幽，既见君子，德音孔胶。”夫妇人以色亲，以德固。姜氏之德行可谓孔胶也。

颂曰：嘉兹姜后，厥德孔贤，由礼动作，匡配周宣，引过推让，宣王悟焉，夙夜崇道，为中兴君。

齐桓卫姬

卫姬者，卫侯之女，齐桓公之夫人也。桓公好淫乐，卫姬为之不听郑卫之音。桓公用管仲宁戚，行霸道，诸侯皆朝，而卫独不至。桓公与管仲谋伐卫。罢朝入闱，卫姬望见桓公，脱簪珥，解环佩，下堂再拜，曰：“愿请卫之罪。”桓公曰：

“吾与卫无故，姬何请耶？”对曰：“妾闻之：人君有三色，显然喜乐容貌淫乐者，钟鼓酒食之色。寂然清静意气沉抑者，丧祸之色。忿然充满手足矜动者，攻伐之色。今妾望君举趾高，色厉音扬，意在卫也，是以请也。”桓公许诺。明日临朝，管仲趋进曰：“君之莅朝也，恭而气下，言则徐，无伐国之志，是释卫也。”桓公曰：“善。”乃立卫姬为夫人，号管仲为仲父。曰：“夫人治内，管仲治外。寡人虽愚，足以立于世矣。”君子谓卫姬信而有行。诗曰：“展如之人兮，邦之媛也。”

颂曰：齐桓卫姬，忠款诚信，公好淫乐，姬为修身，望色请罪，桓公加焉，厥使治内，立为夫人。

晋文齐姜

齐姜，齐桓公之宗女，晋文公之夫人也。初文公父献公，纳骊姬，谮杀太子申生。文公号公子重耳，与舅犯奔狄。适齐，齐桓公以宗女妻之，遇之甚善，有马二十乘，将死于齐，曰：“人生安乐而已，谁知其它。”子犯知文公之安齐也，欲行而患之，与从者谋于桑下，蚕妾在焉。妾告姜氏，姜杀之，而言于公子曰：“从者将以子行，闻者吾已除之矣。公子必从，不可以贰，贰无成命。自子去晋，晋无宁岁。天未亡晋，有晋国者，非子而谁，子其勉之！上帝临子，贰必有咎。”公子曰：“吾不动，必死于此矣。”姜曰：“不可。周诗曰：‘莘莘征夫，每怀靡及。’夙夜征行，犹恐无及，况欲怀安，将何及矣！人不求及，其能及乎！乱不长世，公子必有晋。”公子不听。姜与舅犯谋，醉，载之以行，酒醒，公子以戈逐舅犯曰：“若事有济则可，无所济，吾食舅氏之肉岂有贖哉！”遂行，过曹宋郑楚而入秦。秦穆公乃以兵内之于晋，晋人杀怀

公而立公子重耳，是为文公。迎齐姜以为夫人。遂霸天下，为诸侯盟主。君子谓齐姜洁而不渎，能育君子于善。诗曰：“彼美孟姜，可与寤言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齐姜公正，言行不怠，劝勉晋文，反国无疑，公子不听，姜与犯谋，醉而载之，卒成霸基。

秦穆公姬

穆姬者，秦穆公之夫人，晋献公之女，太子申生之同母姊，与惠公异母。贤而有义。献公杀太子申生，逐群公子。惠公号公子夷吾，奔梁。及献公卒，得因秦立。始即位，穆姬使纳群公子曰：“公族者，君之根本。”惠公不用，又背秦赂。晋饥，请粟于秦，秦与之。秦饥，请粟于晋，晋不与。秦遂兴兵与晋战，获晋君以归。秦穆公曰：“埽除先人之庙，寡人将以晋君见。”穆姬闻之，乃与太子罃、公子宏，与女简璧，衰绠履薪以迎。且告穆公曰：“上天降灾，使两君匪以玉帛相见，乃以兴戎。婢子娣姒，不能相教，以辱君命。晋君朝以入，婢子夕以死。惟君其图之。”公惧，乃舍诸灵台。大夫请以入，公曰：“获晋君以功归，今以丧归，将焉用！遂改馆晋君，馈以七牢而遣之。穆姬死，穆姬之弟重耳入秦，秦送之晋，是为晋文公。太子罃思母之恩，而送其舅氏也，作诗曰：“我送舅氏，曰至渭阳，何以赠之？路车乘黄。”君子曰：“慈母生孝子。”诗云：“敬慎威仪，维民之则。”穆姬之谓也。

颂曰：秦穆夫人，晋惠之姊。秦执晋君，夫人流涕，痛不能救，乃将赴死，穆公义之，遂释其弟。

楚庄樊姬

樊姬，楚庄王之夫人也。庄王即位，好狩猎。樊姬谏不止，

乃不食禽兽之肉，王改过，勤于政事。王尝听朝罢晏，姬下殿迎曰：“何罢晏也，得无饥倦乎？”王曰：“与贤者语，不知饥倦也。”姬曰：“王之所谓贤者何也？”曰：“虞丘子也。”姬掩口而笑，王曰：“姬之所笑何也？”曰：“虞丘子贤则贤矣，未忠也。”王曰：“何谓也？”对曰：“妾执巾栉十一年，遣人之郑卫，求美人进于王。今贤于妾者二人，同列者七人。妾岂不欲擅王之爱宠哉！妾闻‘堂上兼女，所以观人能也。’妾不能以私蔽公，欲王多见知人能也。今虞丘子相楚十余年，所荐非子弟，则族昆弟，未闻进贤退不肖，是蔽君而塞贤路。知贤不进，是不忠；不知其贤，是不智也。妾之所笑，不亦可乎！”王悦。明日，王以姬言告虞丘子，丘子避席，不知所对。于是避舍，使人迎孙叔敖而进之，王以为令尹。治楚三年，而庄王以霸。楚史书曰：“庄王之霸，樊姬之力也。”诗曰：“大夫夙退，无使君劳。”其君者，谓女君也。又曰：“温恭朝夕，执事有恪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樊姬谦让，靡有嫉妒，荐进美人，与己同处，非刺虞丘，蔽贤之路，楚庄用焉，功业遂伯。

周南之妻

周南之妻者，周南大夫之妻也。大夫受命，平治水土。过时不来，妻恐其懈于王事，盖与其邻人陈素所与大夫言：“国家多难，惟勉强之，无有谴怒，遗父母忧。昔舜耕于历山，渔于雷泽，陶于河滨。非舜之事，而舜为之者，为养父母也。家贫亲老，不择官而仕。亲操井臼，不择妻而娶。故父母在，当与时小同，无亏大义，不罹患害而已。夫凤凰不离于蔚罗，麒麟不入于陷，蛟龙不及于枯泽。鸟兽之智，犹知避害，而况于人乎！生于乱世，不得道理，而迫于暴虐，不得行义，然而

仕者，为父母在故也。乃作诗曰：‘鲂鱼赧尾，王室如毁，虽则如毁，父母孔迩。’盖不得已也。”君子以是知周南之妻而能匡夫也。

颂曰：周大夫妻，夫出治土，维戒无怠，勉为父母，凡事远周，之在，作诗鲂鱼，以救君子。

宋鲍女宗

女宗者，宋鲍苏之妻也。养姑甚谨。鲍苏仕卫三年，而娶外妻，女宗养姑愈敬。因往来者请问其夫，赂遗外妻甚厚。女宗媿谓曰：“可以去矣。”女宗曰：“何故？”媿曰：“夫人既有所好，子何留乎？”女宗曰：“妇人一醮不改，夫死不嫁，执麻枲，治丝，织纴组紃，以供衣服，以事夫室，澌漠酒醴，羞馈食以事舅姑。以专一为贞，以善从为顺。贞顺，妇人之至行也。岂以专夫室之爱为善哉！若其以淫意为心，而扼夫室之好，吾未知其善也。夫礼，天子十二，诸侯九，卿大夫三，士二。今吾夫诚士也。有二，不亦宜乎！且妇人有七见去。夫无一去义。七去之道，妒正为首。淫僻窃盗，长舌骄侮，无子恶病，皆在其后。吾媿不教吾以居室之礼，而反欲使吾为见弃之行，将安所用此！”遂不听，事姑愈谨。宋公闻之，表其闾，号曰女宗。君子谓女宗谦而知礼。诗云：“令仪令色，小心翼翼，故训是式，威仪是力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宋鲍女宗，好礼知理。夫有外妻，不为变己。称引妇道，不听其媿。宋公贤之，表其闾里。

晋赵衰妻

晋赵衰妻者，晋文公之女也。号赵姬。初文公为公子时，与赵衰奔狄。狄人入其二女叔隗季隗于公子，公以叔隗妻赵衰，

生盾。及反国，文公以其女赵姬妻赵衰。生原、同、屏、括、楼、婴。赵姬请迎盾与其母而纳之，赵衰辞而不敢。姬曰：“不可。夫得宠而忘旧，舍义。好新而嫚故，无恩。与人勤于隘厄，富贵而不顾，无礼。君弃此三者，何以使人！虽妾亦无以侍执巾栉。诗不云：‘乎采葑采菲，无以下体，德音莫违，及尔同死。’与人同寒苦，虽有小过，犹与之同死而不去，况于安新忘旧乎！又曰：‘燕尔新婚，不我屑以。’盖伤之也。君其逆之，无以新废旧。”赵衰许诺，乃逆叔隗与盾来。姬以盾为贤，请立为嫡子，使三子下之。以叔隗为内妇，姬亲下之。及盾为正卿，思赵姬之让恩，请以姬之中子屏、括为公族大夫。曰：“君，姬氏之爱子也。微君姬氏，则臣狄人也，何以至此！”成公许之。屏、括遂以其族为公族大夫。君子谓赵姬恭而有让。诗曰：“温温恭人，维德之基。”赵姬之谓也。

颂曰：赵衰姬氏，制行分明，身虽尊贵，不妒偏房，躬事叔隗，子盾为嗣，君子美之，厥行孔备。

陶荅子妻

陶大夫荅子之妻也。荅子治陶三年，名誉不兴，家富三倍。其妻数谏不用。居五年，从车百乘归休。宗人击牛而贺之，其妻独抱儿而泣。姑怒曰：“何其不祥也！”妇曰：“夫子能薄而官大，是谓婴害。无功而家昌，是谓积殃。昔楚令尹子文之治国也，家贫国富，君敬民戴，故福结于子孙，名垂于后世。今夫子不然。贪富务大，不顾后害。妾闻南山有玄豹，雾雨七日而不下食者，何也？欲以泽其毛而成文章也。故藏而远害。犬彘不择食以肥其身，坐而须死耳。今夫子治陶，家富国贫，君不敬，民不戴，败亡之征见矣。愿与少子俱脱。”姑怒，遂弃之。处期年，荅子之家果以盗诛。唯其母老以免，妇乃与

少子归养姑，终卒天年。君子谓荅子妻能以义易利，虽违礼求去，终以全身复礼，可谓远识矣。诗曰：“百尔所思，不如我所之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荅子治陶，家富三倍，妻谏不听，知其不改，独泣姑怒，送厥母家，荅子逢祸，复归养姑。

柳下惠妻

鲁大夫柳下惠之妻也。柳下惠处鲁，三黜而不去，忧民救乱。妻曰：“无乃渎乎！君子有二耻。国无道而贵，耻也；国有道而贱，耻也。今当乱世，三黜而不去，亦近耻也。”柳下惠曰：“油油之民，将陷于害，吾能已乎！且彼为彼，我为我，彼虽裸裎，安能污我！”油油然与之处，仕于下位。柳下既死，门人将诔之。妻曰：“将诔夫子之德耶，则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。”乃诔曰：“夫子之不伐兮，夫子之不竭兮，夫子之信诚而与人无害兮，屈柔从俗，不强察兮，蒙耻救民，德弥大兮，虽遇三黜，终不蔽兮，恺悌君子，永能厉兮，嗟乎惜哉，乃下世兮，庶几遐年，今遂逝兮，呜呼哀哉，魂神泄兮，夫子之谥，宜为惠兮。”门人从之以为诔，莫能窜一字。君子谓柳下惠妻能光其夫矣。诗曰：“人知其一，莫知其它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下惠之妻，贤明有文，柳下既死，门人必存，将诔下惠，妻为之辞，陈列其文，莫能易之。

鲁黔娄妻

鲁黔娄先生之妻也。先生死，曾子与门人往吊之。其妻出户，曾子吊之。上堂，见先生之尸在牖下，枕塹席稿，缊袍不表，覆以布被，首足不尽敛。覆头则足见，覆足则头见。曾子

曰：“邪引其被，则敛矣。”妻曰：“邪而有余，不如正而不足也。先生以不邪之故，能至于此。生时不邪，死而邪之，非先生意也。”曾子不能应遂哭之曰：“嗟乎，先生之终也！何以为谥？”其妻曰：“以康为谥。”曾子曰：“先生在时，食不充虚，衣不盖形。死则手足不敛，旁无酒肉。生不得其美，死不得其荣，何乐于此而谥为康乎？”其妻曰：“昔先生君尝欲授之政，以为国相，辞而不为，是有余贵也。君尝赐之粟三十钟，先生辞而不受，是有余富也。彼先生者，甘天下之淡味，安天下之卑位。不戚戚于贫贱，不忻忻于富贵。求仁而得仁，求义而得义。其谥为康，不亦宜乎！曾子曰：“唯斯人也而有斯妇。”君子谓黔娄妻为乐贫行道。诗曰：“彼美淑姬，可与寤言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黔娄既死，妻独主丧，曾子吊焉，布衣褐衾，安贱甘淡，不求丰美，尸不揜蔽，犹谥曰康。

齐相御妻

齐相晏子仆御之妻也。号曰命妇。晏子将出，命妇窥其夫为相御，拥大盖，策驷马，意气洋洋，甚自得也。既归，其妻曰：“宜矣子之卑且贱也。”夫曰：“何也？”妻曰：“晏子长不满三尺，身相齐国，名显诸侯。今者吾从门间观其志气，恂恂自下，思念深矣。今子身长八尺，乃为之仆御耳，然子之意洋洋若自足者，妾是以去也。”其夫谢曰：“请自改何如？”妻曰：“是怀晏子之智，而加以八尺之长也。夫躬仁义，事明主，其名必扬矣。且吾闻宁荣于义而贱，不虚骄以贵。”于是其夫乃深自责，学道谦逊，常若不足。晏子怪而问其故，具以实对。于是晏子贤其能纳善自改，升诸景公，以为大夫，显其妻以为命妇。君子谓命妇知善。故贤人之所以成者，其道博矣，

非特师傅朋友相与切磋也，妃匹亦居多焉。诗曰：“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。”言当常向为其善也。

颂曰：齐相御妻，匡夫以道，明言骄恭，恂恂自效，夫改易行，学问靡已，晏子升之，列于君子。

楚接舆妻

楚狂接舆之妻也。接舆躬耕以为食，楚王使使者持金百镒、车二驷，往聘迎之，曰：“王愿请先生治淮南。”接舆笑而不应，使者遂不得与语而去。妻从市来，曰：“先生以而为义，岂将老而遗之哉！门外车迹，何其深也？”接舆曰：“王不知吾不肖也，欲使我治淮南，遣使者持金驷来聘。”其妻曰：“得无许之乎？”接舆曰：“夫富贵者，人之所欲也，子何恶，我许之矣。”妻曰：“义士非礼不动，不为贫而易操，不为贱而改行。妾事先生，躬耕以为食，亲绩以为衣，食饱衣暖，据义而动，其乐亦自足矣。若受人重禄，乘人坚良，食人肥鲜，而将何以待之！”接舆曰：“吾不许也。”妻曰：“君使不从，非忠也。从之又违，非义也。不如去之。”夫负釜甑，妻戴纁器，变名易姓而远徙，莫知所之。君子谓接舆妻为乐道而远害，夫安贫贱而不怠于道者，唯至德者能之。诗曰：“肃肃兔置，椽之丁丁。”言不怠于道也。

颂曰：接舆之妻，亦安贫贱，虽欲进仕，见时暴乱，楚聘接舆，妻请避馆，戴纁易姓，终不遭难。

楚老莱妻

楚老莱子之妻也。莱子逃世，耕于蒙山之阳。葭墙蓬室，木床蓍席，衣缊食菽，垦山播种。人或言之楚王曰：“老莱，贤士也。”王欲聘以璧帛，恐不来，楚王驾至老莱之门，老

莱方织畚，王曰：“寡人愚陋，独守宗庙，愿先生幸临之。”老莱子曰：“仆山野之人，不足守政。”王复曰：“守国之孤，愿变先生之志。”老莱子曰：“诺。”王去，其妻戴畚莱挟薪樵而来，曰：“何车迹之众也？”老莱子曰：“楚王欲使吾守国之政。”妻曰：“许之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妻曰：“妾闻之：可食以酒肉者，可随以鞭捶。可授以官禄者，可随以鈇钺。今先生食人酒肉，授人官禄，为人所制也。能免于患乎！妾不能为人所制，投其畚莱而去。”老莱子曰：“子还，吾为子更虑。”遂行不顾，至江南而止，曰：“鸟兽之解毛，可绩而衣之。据其遗粒，足以食也。”老莱子乃随其妻而居之。民从而家者一年成落，三年成聚。君子谓老莱妻果于从善。诗曰：“衡门之下，可以栖迟，泌之洋洋，可以疗饥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老莱与妻，逃世山阳，蓬蒿为室，莞葭为盖，楚王聘之，老莱将行，妻曰世乱，乃遂逃亡。

楚于陵妻

楚于陵子终之妻也。楚王闻于陵子终贤，欲以为相，使使者持金百镒，往聘迎之，于陵子终曰：“仆有箕帚之妾，请入与计之。”即入，谓其妻曰：“楚王欲以我为相，遣使者持金来。今日为相，明日结驷连骑，食方丈于前，可乎？”妻曰：“夫子织屨以为食，非与物无治也。左琴右书，乐亦在其中矣。夫结驷连骑，所安不过容膝。食方丈于前，所甘不过一肉。今以容膝之安、一肉之味而怀楚国之忧，其可乎！乱世多害，妾恐先生之不保命也。”于是子终出谢使者而不许也。遂相与逃，而为人灌园。君子谓于陵妻为有德行。诗云：“愔愔良人，秩秩德音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于陵处楚，王使聘焉，入与妻谋，惧世乱烦，进往遇害，不若身安，左琴右书，为人灌园。

卷之三 仁智传

密康公母

密康公之母，姓隗氏。周共王游于泾上，康公从，有三女奔之，其母曰：“必致之王。夫兽三为群，人三为众，女三为粢。王田不取群，公行下众，王御不参一族。夫粢美之物归汝，而何德以堪之？王犹不堪，况尔小丑乎！”康公不献，王灭密。君子谓密母为能识微。诗云：“无已大康，职思其忧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密康之母，先识盛衰，非刺康公，受粢不归，公行下众，物满则损，俾献不听，密果灭殒。

楚武邓曼邓曼者，武王之夫人也。王使屈瑕为将，伐罗。屈瑕号莫敖，与群帅悉楚师以行。斗伯比谓其御曰：“莫敖必败。举趾高，心不固矣。”见王曰：“必济师。”王以告夫人邓曼，曰：“大夫非众之谓也，其谓君抚小民以信，训诸司以德，而威莫敖以刑也。莫敖狃于蒲骚之役，将自用也，必小罗。君若不镇抚，其不设备乎！于是王使赖人追之，不及。莫敖令于军中曰：“谏者有刑。”及鄢，师次乱济。至罗，罗与卢戎击之，大败，莫敖自经荒谷，群师囚于冶父以待刑。王曰：“孤之罪也。”皆免之。君子谓邓曼为知人。诗云：“曾是莫听，大命以倾。”此之谓也。王伐随且行，告邓曼曰：“余心荡，何也？”邓曼曰：“王德薄而禄厚，施鲜而得多。物盛必衰，日中必移。盈而荡，天之道也。先王知之矣，故临武事，将发大命，而荡王心焉。若师徒毋亏，王薨于行，国之福也。”王遂行，卒于櫛木之下。君子谓邓曼为知天道。

易曰：“日中则昃，月盈则亏，天地盈虚，与时消息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楚武邓曼，见事所兴，谓瑕军败，知王将薨，识彼天道，盛而必衰，终如其言，君子扬称。

许穆夫人

许穆夫人者，卫懿公之女，许穆公之夫人也。初许求之，齐亦求之，懿公将与，许女因其傅母而言曰：“古者诸侯之有女子也，所以苞苴玩弄，系援于大国也。言今者许小而远，齐大而近。若今之世，强者为雄。如使边境有寇戎之事，维是四方之故，赴告大国，妾在，不犹愈乎！今舍近而就远，离大而附小，一旦有车驰之难，孰可与虑社稷？”卫侯不听，而嫁之于许。其后翟人攻卫，大破之，而许不能救，卫侯遂奔走涉河，而南至楚丘。齐桓往而存之，遂城楚丘以居。卫侯于是悔不用其言。当败之时，许夫人驰驱而吊唁，卫侯因疾之，而作诗云：“载驰载驱，归唁卫侯，驱马悠悠，言至于漕，大夫跋涉，我心则忧，既不我嘉，不能旋反，视尔不臧，我思不远。”君子善其慈惠而远识也。

颂曰：卫女未嫁，谋许与齐，女讽母曰，齐大可依，卫君不听，后果遁逃，许不能救，女作载驰。

曹僖氏妻

曹大夫僖负羁之妻也。晋公子重耳亡，过曹，恭公不礼焉。闻其骈胁，近其舍，伺其将浴，设微薄而观之。负羁之妻言于夫曰：“吾观晋公子，其从者三人皆国相也。以此三人者，皆善戮力以辅人，必得晋国。若得反国，必霸诸侯而讨无礼，曹必为首。若曹有难，子必不免，子胡不早自贰焉？”且吾闻之：

‘不知其子者，视其父；不知其君者，视其所使。’今其从者皆卿相之仆也，则其君必霸王之主也。若加礼焉，必能报施矣。若有罪焉，必能讨过。子不早图，祸至不久矣。负羈乃遗之壶，加璧其上，公子受反璧。及公子反国，伐曹，乃表负羈之间，令兵士无敢入。士民之扶老携弱而赴其间者，门外成市。君子谓僖氏之妻能远识。诗云：“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僖氏之妻，厥智孔白，见晋公子，知其兴作，使夫馈，且以自托，文伐曹国，卒独见释。

孙叔敖母

楚令尹孙叔敖之母也。叔敖为婴儿之时，出游，见两头蛇，杀而埋之。归见其母而泣焉，母问其故，对曰：“吾闻见两头蛇者死，今者出游见之。”其母曰：“蛇今安在？”对曰：“吾恐他人复见之，杀而埋之矣。”其母曰：“汝不死矣。夫有阴德者，阳报之。德胜不祥，仁除百祸。天之处高而听卑。书不云乎：‘皇天无亲，惟德是辅。’尔嘿矣，必兴于楚。”及叔敖长，为令尹。君子谓叔敖之母知道德之次。诗云：“母氏圣善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叔敖之母，深知天道，叔敖见蛇，两头岐首，杀而埋之，泣恐不及，母曰阴德，不死必寿。

晋伯宗妻

晋大夫伯宗之妻也。伯宗贤，而好以直辩凌人。每朝，其妻常戒之曰：“盗憎主人，民爱其上。有爱好人者，必有憎妒人者。夫子好直言，枉者恶之，祸必及身矣。”伯宗不听，朝而以喜色归。其妻曰：“子貌有喜色，何也？”伯宗曰：

“吾言于朝，诸大夫皆谓我知似阳子。”妻曰：“实谷不华，至言不饰，今阳子华而不实，言而无谋，是以祸及其身，子何喜焉！”伯宗曰：“吾欲饮诸大夫酒，而与之语，尔试听之。”其妻曰：“诺。”于是为大会，与诸大夫饮。既饮，而问妻曰：“何若？”对曰：“诸大夫莫子若也，然而民之不能戴其上久矣，难必及子。子之性固不可易也，且国家多贰，其危可立待也。子何不预结贤大夫，以托州犁焉。”伯宗曰：“诺。”乃得毕羊而交之。及栾无忌之难，三郟害伯宗，谮而杀之。毕羊乃送州犁于荆，遂得免焉。君子谓伯宗之妻知天道。诗云：“多将焯焯，不可救药。”伯宗之谓也。

颂曰：伯宗凌人，妻知且亡，数谏伯宗，厚许毕羊，属以州犁，以免咎殃，伯宗遇祸，州犁奔荆。

卫灵夫人

卫灵公之夫人也。灵公与夫人夜坐，闻车声辘辘，至阙而止，过阙复有声。公问夫人曰：“知此谓谁？”夫人曰：“此必蘧伯玉也。”公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夫人曰：“妾闻：礼下公门式路马，所以广敬也。夫忠臣与孝子，不为昭昭信节，不为冥冥堕行。蘧伯玉，卫之贤大夫也。仁而有智，敬于事上。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废礼，是以知之。”公使视之，果伯玉也。公反之，以戏夫人曰：“非也。”夫人酌觞再拜贺公，公曰：“子何以贺寡人？”夫人曰：“始妾独以卫为有蘧伯玉尔，今卫复有与之齐者，是君有二贤臣也。国多贤臣，国之福也。妾是以贺。”公惊曰：“善哉！”遂语夫人其实焉。君子谓卫夫人明于知人道。夫可欺而不可罔者，其明智乎！诗云：“我闻其声，不见其人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卫灵夜坐，夫人与存，有车辘辘，中止阙门，夫人

知之，必伯玉焉，维知识贤，问之信然。

齐灵仲子

齐灵仲子者，宋侯之女，齐灵公之夫人也。初，灵公娶于鲁声姬，生子光，以为太子。夫人仲子，与其娣戎子，皆嬖于公。仲子生子牙，戎子请以牙为太子代光，公许之。仲子曰：“不可。夫废常，不祥；闻诸侯之难，失谋。夫光之立也，列于诸侯矣。今无故而废之，是专绌诸侯，而以难犯不祥也。君心悔之。”“在我而已。”仲子曰：“妾非让也，诚祸之萌也。”以死争之，公终不听，遂逐太子光，而立牙为太子，高厚为傅。灵公疾，高厚微迎光。及公薨，崔杼立光而杀高厚。以不用仲子之言，祸至于此。君子谓仲子明于事理。诗云：“听用我谋，庶无大悔。”仲子之谓也。

颂曰：齐灵仲子，仁智显明，灵公立牙，废姬子光，仲子强谏，弃适不祥，公既不听，果有祸殃。

鲁臧孙母

臧孙母者，鲁大夫臧文仲之母也。文仲将为鲁使至齐，其母送之曰：“汝刻而无恩，好尽人力，穷人以威，鲁国不容子矣，而使子之齐。凡奸将作，必于变动。害子者，其于斯发事乎！汝其戒之。鲁与齐通壁，壁邻之国也。鲁之宠臣多怨汝者，又皆通于齐高子、国子。是必使齐图鲁而拘汝。留之，难乎其免也。汝必施恩布惠，而后出以求助焉。于是文仲托于三家，厚士大夫而后之齐。齐果拘之，而兴兵欲袭鲁。文仲微使人遗公书，恐得其书，乃谬其辞曰：“敛小器，投诸台。食猎犬，组羊裘。琴之合，甚思之。臧我羊，羊有母。食我以同鱼。冠纓不足，带有余。公及大夫相与议之，莫能知之。人有言：

“臧孙母者，世家子也，君何不试召而问焉？”于是召而语之曰：“吾使臧子之齐，今持书来云尔，何也？”臧孙母泣下襟曰：“吾子拘有木治矣。”公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对曰：“斂小器投诸台者，言取郭外萌，内之于城中也。食猎犬组羊裘者，言趣兇战斗之士而缮甲兵也。琴之合甚思之者，言思妻也。臧我羊羊有母者，告妻善养母也。食我以同鱼同者，其文错。错者，所以治锯。锯者，所以治木也。是有木治系于狱矣。冠纓不足带有余者，头乱不得梳，饥不得食也。故知吾子拘而有木治矣。于是以臧孙母之言军于境上，齐方发兵，将以袭鲁，闻兵在境上，乃还文仲而不伐鲁。君子谓臧孙母识微见远。诗云：“陟彼岵兮，瞻望母兮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臧孙之母，刺子好威，必且遇害，使援所依，既厚三家，果拘于齐，母说其书，子遂得归。

晋羊叔姬

叔姬者，羊舌子之妻也，叔向、叔鱼之母也，一姓杨氏。叔向名肸，叔鱼名鮒。羊舌子好正，不容于晋，去而之三室之邑。三室之邑人相与攘羊而遗之，羊舌子不受。叔姬曰：“夫子居晋不容，去之三室之邑，又不容于三室之邑，是于夫子不容也，不如受之。”羊舌子受之，曰：“为肸与鮒亨之。”叔姬曰：“不可。南方有鸟名曰干吉，食其子，不择肉，子常不遂。今肸与鮒，童子也。随大夫而化者，不可食以不义之肉，不若埋之，以明不与。”于是乃盛以瓮，埋垆阴。后二年，攘羊之事发，都吏至，羊舌子曰：“吾受之，不敢食也。”发而视之，则其骨存焉。都吏曰：“君子哉，羊舌子！不与攘羊之事矣。”君子谓叔姬为能防患远疑。诗曰：“无曰不显，莫予云覯。”此之谓也。叔向欲娶于申公巫臣氏，夏姬之女，

美而有色，叔姬不欲娶其族。叔向曰：“吾母之族，贵而无庶，吾怨舅氏矣。”叔姬曰：“子灵之妻杀三夫一君一子，而亡一国两卿矣。尔不怨此，而反怨吾族，何也？且吾闻之：有奇福者，必有奇祸。有甚美者，必有甚恶。今是郑穆少妃姚子之子，子貉之妹也。子貉早死无后，而天钟美于是，将必以是大有败也。昔有仍氏生女，发黑而甚美，光可监人，名曰玄妻。乐正夔娶之，生伯封。宥有豕心，贪恹毋期，忿戾毋饘，谓之封豕。有穷后羿灭之，夔是用不祀。且三代之亡，及恭太子之废，皆是物也。汝何以为哉！夫有美物足以移人，苟非德义，则必有祸也。”叔向惧而不敢娶，平公强使娶之，生杨食我，食我号曰伯硕。伯硕生时，侍者谒之叔姬曰：“长姁产男。”叔姬往视之，及堂，闻其号也而还，曰：“豺狼之声也。狼子野心，今将灭羊舌氏者，必是子也。”遂不肯见。及长，与祁胜为乱，晋人杀食我，羊舌氏由是遂灭。君子谓叔姬为能推类。诗云：“如彼泉流，无沦胥以败。”此之谓也。叔姬之始生叔鱼也而视之曰：“是虎目而豕喙，鸢肩而牛腹，溪壑可盈，是不可饘也，必以赂死。”遂不见。及叔鱼长，为国赞理。邢侯与雍子争田，雍子入其女于叔鱼以求直，邢侯杀叔鱼与雍子于朝。韩宣子患之。叔向曰：“三奸同罪，请杀其生者而戮其死者。”遂族邢侯氏，而尸叔鱼与雍子于市。叔鱼卒以贪死，叔姬可谓智矣。诗云：“贪人败类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叔向之母，察于情性，推人之生，以穷其命，叔鱼食我，皆贪不正，必以货死，果卒分争。

晋范氏母

晋范氏母者，范献子之妻也。其三子游于赵氏。赵简子乘马园中，园中多株，问三子曰：“柰何？”长者曰：“明君

不问不为，乱君不问而为。”中者曰：“爱马足则无爱民力，爱民力则无爱马足。”少者曰：“可以三德使民。设令伐株于山将有马为也，已而开圉示之株。夫山远而圉近，是民一悦矣。夫险阻之山而伐平地之株，民二悦矣。既毕而贱卖民，三悦矣。”简子从之，民果三悦。少子伐其谋，归以告母。母喟然叹曰：“终灭范氏者必是子也。夫伐功施劳，鲜能布仁。乘伪行诈，莫能久长。”其后智伯灭范氏。君子谓范氏母为知难本。诗曰：“忝尔祖，式救尔讹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范氏之母，贵德尚信，小子三德，以诈与民，知其必灭，鲜能有仁，后果逢祸，身死国分。

鲁公乘嬖

鲁公乘嬖者，鲁公乘子皮之嬖也。其族人死，嬖哭之甚悲。子皮止嬖曰：“安之，吾今嫁姊矣。”已过时，子皮不复言也。鲁君欲以子皮为相，子皮问嬖曰：“鲁君欲以我为相，为之乎？”嬖曰：“勿为也。”子皮曰：“何也？”嬖曰：“夫临丧而言嫁，一何不习礼也！后过时而不言，一何不达人事也！子内不习礼，而外不达人事，子不可以为相。”子皮曰：“嬖欲嫁，何不早言？”嬖曰：“妇人之事，唱而后和。吾岂以欲嫁之故数子乎！子诚不习于礼，不达于人事。以此相一国，据大众，何以理之！譬犹揜目而别黑白也。揜目而别黑白，犹无患也。不达人事而相国，非有天咎，必有人祸。子其勿为也。”子皮不听，卒受为相。居未期年，果诛而死。君子谓，公乘嬖缘事而知弟之遇祸也，可谓智矣。待礼然后动，不苟触情可谓贞矣。诗云：“薜兮薜兮，风其吹汝，叔兮伯兮，唱予和汝。”又曰：“百尔所思，不如我所之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子皮之姊，缘事分理，子皮相鲁，知其祸起，姊谏子皮，殆不如止，子皮不听，卒为宗耻。

鲁漆室女

漆室女者，鲁漆室邑之女也。过时未适人。当穆公时，君老，太子幼。女倚柱而啸，旁人闻之，莫不为之惨者。其邻人妇从之游，谓曰：“何啸之悲也？子欲嫁耶？吾为子求偶。”漆室女曰：“嗟乎！始吾以子为有知，今无识也。吾岂为不嫁不乐而悲哉！吾忧鲁君老，太子幼。”邻妇笑曰：“此乃鲁大夫之忧，妇人何与焉！”漆室女曰：“不然，非子所知也。昔晋客舍吾家，系马园中。马佚驰走，践吾葵，使我终岁不食葵。邻人女奔随人亡，其家倩吾兄行追之。逢霖水出，溺流而死。令吾终身无兄。吾闻河润九里，渐洳三百步。今鲁君老悖，太子少愚，愚伪日起。夫鲁国有患者，君臣父子皆被其辱，祸及众庶，妇人独安所避乎！吾甚忧之。子乃曰妇人无与者，何哉！”邻妇谢曰：“子之所虑，非妾所及。”三年，鲁果乱，齐楚攻之，鲁连有寇。男子战斗，妇人转输不得休息。君子曰：“远矣漆室女之思也！”诗云：“知我者，谓我心忧，不知我者，谓我何求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漆室之女，计虑甚妙，维鲁且乱，倚柱而啸，君老嗣幼，愚悖奸生，鲁果扰乱，齐伐其城。

魏曲沃负

曲沃负者，魏大夫如耳母也。秦立魏公子政为魏太子，魏哀王使使者为太子纳妃而美，王将自纳焉。曲沃负谓其子如耳曰：“王乱于无别，汝胡不匡之？方今战国强者为雄，义者显焉。今魏不能强，王又无义，何以持国乎！王中人也，不知其

为祸耳。汝不言，则魏必有祸矣。有祸，必及吾家。汝言以尽忠，忠以除祸，不可失也。”如耳未遇闲，会使于齐，负因款王门而上书曰：“曲沃之老妇也，心有所怀，愿以闻于王。”王召入。负曰：“妾闻男女之别，国之大节也。妇人脆于志，窳于心，不可以邪开也。是故必十五而笄，二十而嫁，早成其号谥，所以就之也。聘则为妻，奔则为妾，所以开善遏淫也。节成，然后许嫁，亲迎，然后随从，贞女之义也。今大王为太子求妃，而自纳之于后宫，此毁贞女之行而乱男女之别也。自古圣王必正妃匹妃。匹正则兴，不正则乱。夏之兴也以涂山，亡也以末喜。殷之兴也以有，亡也以妲己。周之兴以太姒，亡也以褒姒。周之康王夫人，晏出朝关睢预见，思得淑女以配君子。夫睢鸠之鸟，犹未尝见乘居而匹处也。夫男女之盛，合之以礼，则父子生焉，君臣成焉，故为万物始。君臣、父子、夫妇三者，天下之大纲纪也。三者治则治，乱则乱。今大王乱人道之始，弃纲纪之务。敌国五六，南有从楚，西有横秦，而魏国居其间，可谓仅存矣。王不忧此而从乱无别，父子同女妾，恐大王之国政危矣。”王曰：“然，寡人不知也。”遂与太子妃，而赐负粟三十钟，如耳还而爵之。王勤行自修，劳来国家，而齐楚强秦不敢加兵焉。君子谓魏负知礼。诗云：“敬之敬之，天维显思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魏负聪达，非刺哀王，王子纳妃，礼别不明，负款王门，陈列纪纲，王改自修，卒无敌兵。

赵将括母

赵将马服君赵奢之妻，赵括之母也。秦攻赵，孝成王使括代廉颇为将。将行，括母上书言于王曰：“括不可使将。”王曰：“何以？”曰：“始妾事其父，父时为将，身所奉饭者

以十数，所友者以百数。大王及宗室所赐币者，尽以与军吏士大夫。受命之日，不问家事。今括一旦为将，东向而朝军吏，吏无敢仰视之者。王所赐金帛，归尽藏之。乃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。王以为若其父乎？父子不同，执心各异。愿勿遣。”王曰：“母置之，吾计已决矣。”括母曰：“王终遣之，即有不称，妾得无随乎？”王曰：“不也。”括既行，代廉颇。三十余日，赵兵果败，括死军覆。王以括母先言，故卒不加诛。君子谓括母为仁智。诗曰：“老夫灌灌，小子蹻蹻，匪我言耄，尔用忧谗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孝成用括，代颇距秦，括母献书，知其覆军，愿止不得，请罪止身，括死长平，妻子得存。

卷之四 贞顺传

召南申女

召南申女者，申人之女也。既许嫁于酆，夫家礼不备而欲迎之，女与其人言：“以为夫妇者，人伦之始也，不可不正。传曰：‘正其本，则万物理。失之豪厘，差之千里。’是以本立而道生，源治而流清。故嫁娶者，所以传重承业，继续先祖，为宗庙主也。夫家轻礼违制，不可以行。”遂不肯往。夫家讼之于理，致之于狱。女终以一物不具，一礼不备，守节持义，必死不往，而作诗曰：“虽速我狱，室家不足。”言夫家之礼不备足也。君子以为得妇道之仪，故举而扬之，传而法之，以绝无礼之求，防淫欲之行焉。又曰：“虽速我讼，亦不女从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召南申女，贞一修容，夫礼不备，终不肯从，要以必死，遂至狱讼，作诗明意，后世称诵。

宋恭伯姬

伯姬者，鲁宣公之女，成公之妹也。其母曰缪姜，嫁伯姬于宋恭公。恭公不亲迎，伯姬迫于父母之命而行。既入宋，三月庙见，当行夫妇之道。伯姬以恭公不亲迎，故不肯听命。宋人告鲁，鲁使大夫季文子于宋，致命于伯姬。还，复命。公享之，缪姜出于房，再拜曰：“大夫勤劳于远道，辱送小子，不忘先君以及后嗣，使下而有知，先君犹有望也。敢再拜大夫之辱。”伯姬既嫁于恭公十年，恭公卒，伯姬寡。至景公时，伯姬尝遇夜失火，左右曰：“夫人少避火。”伯姬曰：“妇

人之义，保傅不俱，夜不下堂，待保傅来也。”保母至矣，傅母未至也。左右又曰：“夫人少避火。”伯姬曰：“妇人之义，傅母不至，夜不可下堂，越义求生，不如守义而死。”遂逮于火而死。春秋详录其事，为贤伯姬，以为妇人以贞为行者也。伯姬之妇道尽矣。当此之时，诸侯闻之，莫不悼痛，以为死者不可以生，财物犹可复，故相与聚会于澶渊，偿宋之所丧。春秋善之。君子曰：“礼，妇人不得傅母，夜不下堂，行必以烛。伯姬之谓也。”诗云：“淑慎尔止，不愆于仪。”伯姬可谓不失仪矣。

颂曰：伯姬心专，守礼一意，宫夜失火，保傅不备，逮火而死，厥心靡悔，春秋贤之，详录其事。

卫寡夫人

夫人者，齐侯之女也。嫁于卫，至城门而卫君死。保母曰：“可以还矣。”女不听，遂入，持三年之丧，毕，弟立，请曰：“卫小国也，不容二庖，愿请同庖。”夫人曰：“唯夫妇同庖。”终不听。卫君使人愬于齐兄弟，齐兄弟皆欲与后君，使人告女，女终不听，乃作诗曰：“我心匪石，不可转也。我心匪席，不可卷也。”厄穷而不闵，劳辱而不苟，然后能自致也，言不失也。然后可以济难矣。诗曰：“威仪棣棣，不可选也。”言其左右无贤臣皆顺其君之意也。君子美其贞壹，故举而列之于诗也。

颂曰：齐女嫁卫，厥至城门，公薨不返，遂入三年，后君欲同，女终不浑，作诗讥刺，卒守死君。

蔡人之妻

蔡人之妻者，宋人之女也。既嫁于蔡，而夫有恶疾。其母

将改嫁之，女曰：“夫不幸，乃妾之不幸也，奈何去之？适人之道，壹与之醮，终身不改。不幸遇恶疾，不改其意。且夫采采芣苢之草，虽其臭恶，犹始于捋采之，终于怀擷之，浸以益亲，况于夫妇之道乎！彼大故，又不遣妾，何以得去？”终不听其母，乃作芣苢之诗。君子曰：“宋女之意甚贞而壹也。”

颂曰：宋女专恣，持心不愿，夫有恶疾，意犹一精，母劝去归，作诗不听，后人美之，以为顺贞。

黎庄夫人

黎庄夫人者，卫侯之女，黎庄公之夫人也。既往而不同欲，所务者异，未尝得见，甚不得意。其傅母闵夫人贤，公反不纳，怜其失意，又恐其已见遣，而不以时去，谓夫人曰：“夫妇之道，有义则合，无义则去。今不得意，胡不去乎？”乃作诗曰：“式微式微，胡不归？”夫人曰：“妇人之道，壹而已矣。彼虽不吾以，吾何可以离于妇道乎！”乃作诗曰：“微君之故，胡为乎中路？”终执贞壹，不违妇道，以俟君命。君子故序之以编诗。

颂曰：黎庄夫人，执行不衰，庄公不遇，行节反乖，傅母劝去，作诗式微，夫人守壹，终不肯归。

齐孝孟姬

孟姬者，华氏之长女，齐孝公之夫人也。好礼贞壹，过时不嫁。齐中求之，礼不备，终不往。躡男席，语不及外。远别避嫌，齐中莫能备礼求焉。齐国称其贞。孝公闻之，乃修礼亲迎于华氏之室。父母送孟姬不下堂，母醮房之中，结其衿纕，诫之曰：“必敬必戒，无违宫事。”父诫之东阶之上曰：“必夙兴夜寐，无违命。其有大妨于王命者，亦勿从也。诸母

诫之两阶之间，曰：“敬之敬之，必终父母之命。夙夜无怠，之衿縗。父母之言谓何。” 姑姊妹诫之门内，曰：“夙夜无愆。示之衿鞶，无忘父母之言。” 孝公亲迎孟姬于其父母，三顾而出。亲迎之绥，自御轮三，曲顾姬与。遂纳于宫。三月庙见，而后行夫妇之道。既居久之，公游于琅邪，华孟姬从，车奔，姬堕车碎，孝公使驷马立车载姬以归，姬使侍御者舒帷以自障蔽，而使傅母应使者曰：“妾闻妃后踰阃，必乘安车。輜辀下堂，必从傅母。保阿进退，则鸣玉环佩。内饰则结纽绸缪，野处则帷裳拥蔽。所以正心壹意，自敛制也。今立车无輜，非所敢受命也。野处无卫，非所敢久居也。三者失礼多矣。夫无礼而生，不如早死。使者驰以告公，更取安车。比其反也，则自经矣，傅母救之不绝，傅母曰：“使者至，輜辀已具。” 姬氏苏，然后乘而归。君子谓孟姬好礼。礼，妇人出必輜辀，衣服绸缪。既嫁，归问女昆弟，不问男昆弟。所以远别也。诗曰：“彼君子女，绸直如发。” 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孟姬好礼，执节甚公，避嫌远别，终不冶容，载不并乘，非礼不从，君子嘉焉，自古寡同。

息君夫人

夫人者，息君之夫人也。楚伐息，破之。虜其君，使守门。将妻其夫人，而纳之于宫。楚王出游，夫人遂出见息君，谓之曰：“人生要一死而已，何至自苦！妾无须臾而忘君也，终不以身更贰醮。生离于地上，岂如死归于地下哉！”乃作诗曰：“谷则异室，死则同穴。谓予不信，有如皦日。”息君止之，夫人不听，遂自杀，息君亦自杀，同日俱死。楚王贤其夫人，守节有义，乃以诸侯之礼合而葬之。君子谓夫人说于行善，故序之于诗。夫义动君子，利动小人。息君夫人不为利动矣。诗

云：“德音莫违，及尔同死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楚虜息君，纳其适妃，夫人持固，弥久不衰，作诗同穴，思故忘新，遂死不顾，列于贞贤。

齐杞梁妻

齐杞梁殖之妻也。庄公袭莒，殖战而死。庄公归，遇其妻，使使者吊之于路。杞梁妻曰：“今殖有罪，君何辱命焉。若令殖免于罪，则贱妾有先人之弊庐在下，妾不得与郊吊。”于是庄公乃还车诣其室，成礼然后去。杞梁之妻无子，内外皆无五属之亲。既无所归，乃就其夫之尸于城下而哭之，内誠动人，道路过者莫不为之挥涕，十日，而城为之崩。既葬，曰：“吾何归矣？夫妇人必有所倚者也。父在则倚父，夫在则倚夫，子在则倚子。今吾上则无父，中则无夫，下则无子。内无所依，以见吾诚。外无所倚，以立吾节。吾岂能更二哉！亦死而已。”遂赴淄水而死。君子谓杞梁之妻贞而知礼。诗云：“我心伤悲，聊与子同归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杞梁战死，其妻收丧，齐庄道吊，避不敢当，哭夫于城，城为之崩，自以无亲，赴淄而薨。

楚平伯嬴

伯嬴者，秦穆公之女，楚平王之夫人，昭王之母也。当昭王时，楚与吴为伯莒之战。吴胜楚，遂入至郢。昭王亡，吴王阖闾尽妻其后宫。次至伯嬴，伯嬴持刃曰：“妾闻：天子者，天下之表也。公侯者，一国之仪也。天子失制则天下乱，诸侯失节则其国危。夫妇之道，固人伦之始，王教之端。是以明王之制，使男女不亲授，坐不同席，食不共器，殊棼枷，异巾栉，所以施之也。若诸侯外淫者绝，卿大夫外淫者放，士庶人外淫

者宫割。夫然者，以为仁失可复以义，义失可复以礼。男女之丧，乱亡兴焉。夫造乱亡之端，公侯之所绝，天子之所诛也。今君王弃仪表之行，纵乱亡之欲，犯诛绝之事，何以行令训民！且妾闻，生而辱，不若死而荣。若使君王弃其仪表，则无以临国。妾有淫端，则无以生世。壹举而两辱，妾以死守之，不敢承命。且凡所欲妾者，为乐也。近妾而死，何乐之有？如先杀妾，又何益于君王？”于是吴王惭，遂退舍。伯嬴与其保阿闭永巷之门，皆不释兵。三旬，秦救至，昭王乃复矣。君子谓伯嬴勇而精壹。诗曰：“莫莫葛累，施于条枚，岂弟君子，求福不回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阖闾胜楚，入厥宫室，尽妻后宫，莫不战栗，伯嬴自守，坚固专一，君子美之，以为有节。

楚昭贞姜

贞姜者，齐侯之女，楚昭王之夫人也。王出游，留夫人渐台之上而去。王闻江水大至，使使者迎夫人，忘持符，使者至，请夫人出，夫人曰：“王与宫人约令，召宫人必以符。今使者不持符，妾不敢从使者行。”使者曰：“今水方大至，还而取符，则恐后矣。”夫人曰：“妾闻之：贞女之义不犯约，勇者不畏死，守一节而已。妾知从使者必生，留必死。然弃约越义而求生，不若留而死耳。”于是使者反取符，还则水大至，台崩，夫人流而死。王曰：“嗟夫！守义死节，不为苟生，处约持信，以成其贞。”乃号之曰贞姜。君子谓贞姜有妇节。诗云：“淑人君子，其仪不忒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楚昭出游，留姜渐台，江水大至，无符不来，夫人守节，流死不疑，君子序焉，上配伯姬。

楚白贞姬

贞姬者，楚白公胜之妻也。白公死，其妻纺绩不嫁。吴王闻其美且有行，使大夫持金百镒、白璧一双以聘焉，以輜辀三十乘迎之，将以为夫人。大夫致币，白妻辞之曰：“白公生之时，妾幸得充后宫，执箕帚，掌衣履，拂枕席，托为妃匹。白公不幸而死，妾愿守其坟墓，以终天年。今王赐金璧之聘。夫人之位，非愚妾之所闻也。且夫弃义从欲者，污也。见利忘死者，贪也。夫贪污之人，王何以为哉！妾闻之：‘忠臣不借人以力，贞女不假人以色。’岂独事生若此哉，于死者亦然。妾既不仁，不能从死，今又去而嫁，不亦太甚乎！”遂辞聘而不行。吴王贤其守节有义，号曰楚贞姬。君子谓贞姬廉洁而诚信。夫任重而道远，仁以为己任，不亦重乎！死而后已，不亦远乎！诗云：“彼美孟姜，德音不忘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白公之妻，守寡纺绩，吴王美之，聘以金璧，妻操固行，虽死不易，君子大之，美其嘉绩。

卫宗二顺

卫宗二顺者，卫宗室灵王之夫人及其傅妾也。秦灭卫君角，封灵王世家，使奉其祀。灵王死，夫人无子而守寡，傅妾有子。傅妾事夫人八年不衰，供养愈谨。夫人谓傅妾曰：“孺子养我甚谨。子奉祭祀而妾事我，我不聊也。且吾闻主君之母不妾事人。今我无子，于礼，斥绌之人也，而得留以尽其节，是我幸也。今又烦孺子不改故节，我甚内惭。吾愿出居外，以时相见，我甚便之。”傅妾泣而对曰：“夫人欲使灵氏受三不祥耶！公不幸早终，是一不祥也。夫人无子而婢妾有子，是二不祥也。夫人欲出居外，使婢子居内，是三不祥也。妾闻忠臣事君无怠倦时，孝子养亲患无日也。妾岂敢以小贵之故变妾之节哉！供

养固妾之职也。夫人又何勤乎！” 夫人曰：“无子之人而辱主君之母，虽子欲尔，众人谓我不知礼也。吾终愿居外而已。” 傅妾退而谓其子曰：“吾闻君子处顺，奉上下之仪，修先古之礼，此顺道也。今夫人难我，将欲居外，使我居内，此逆也。处逆而生，岂若守顺而死哉！” 遂欲自杀。其子泣而止之，不听。夫人闻之惧，遂许傅妾留，终年供养不衰。君子曰：“二女相让，亦诚君子。可谓行成于内，而名立于后世矣。” 诗云：“我心匪石，不可转也。” 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卫宗二顺，执行咸固，妾子虽代，供养如故，主妇惭让，请求出舍，终不肯听，礼甚闲暇。

鲁寡陶婴

陶婴者，鲁陶门之女也。少寡，养幼孤，无强昆弟，纺绩为产。鲁人或闻其义，将求焉。婴闻之，恐不得免，作歌，明己之不更二也。其歌曰：“悲黄鹄之早寡兮，七年不双。宛鸚独宿兮，不与众同。夜半悲鸣兮，想其故雄。天命早寡兮，独宿何伤。寡妇念此兮，泣下数行。呜呼悲兮，死者不可忘。飞鸟尚然兮，况于贞良。虽有贤雄兮，终不重行。” 鲁人闻之曰：“斯女不可得已。” 遂不敢复求。婴寡，终身不改。君子谓陶婴贞壹而思。诗云：“心之忧兮，我歌且谣。” 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陶婴少寡，纺绩养子，或欲取焉，乃自修理，作歌自明，求者乃止，君子称扬，以为女纪。

梁寡高行

高行者，梁之寡妇也。其为人荣于色而美于行。夫死早，寡不嫁。梁贵人多争欲取之者，不能得。梁王闻之，使相聘焉。

高行曰：“妾夫不幸早死，先狗马填沟壑，妾宜以身荐其棺椁。守养其幼孤，曾不得专意。贵人多求妾者，幸而得免，今王又重之。妾闻：‘妇人之义，一往而不改，以全贞信之节。’今忘死而趋生，是不信也。见贵而忘贱，是不贞也。弃义而从利，无以为人。”乃援镜持刀以割其鼻曰：“妾已刑矣。所以不死者，不忍幼弱之重孤也。王之求妾者，以其色也。今刑余之人，殆可释矣。”于是相以报，王大其义，高其行，乃复其身，尊其号曰高行。君子谓高行节礼专精。诗云：“谓予不信，有如皎日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高行处梁，贞专精纯，不贪行贵，务在一信，不受梁聘，劓鼻刑身，君子高之，显示后人。

陈寡孝妇

孝妇者，陈之少寡妇也。年十六而嫁，未有子。其夫当行戍，夫且行时，属孝妇曰：“我生死未可知。幸有老母，无他兄弟，备吾不还，汝肯养吾母乎？”妇应曰：“诺。”夫果死不还。妇养姑不衰，慈爱愈固。纺绩以为家业，终无嫁意。居丧三年，其父母哀其年少无子而早寡也，将取而嫁之，孝妇曰：“妾闻之：‘信者人之干也，义者行之节也。’妾幸得离襁褓，受严命而事夫。夫且行时，属妾以其老母，既许诺之。夫受人之托，岂可弃哉！弃托不信，背死不义，不可也。”母曰：“吾怜汝少年早寡也。”孝妇曰：“妾闻：‘宁载于义而死，不载于地而生。’且夫养人老母而不能卒，许人以诺而不能信，将何以立于世！夫为人妇，固养其舅姑者也。夫不幸先死，不得尽为人子之礼。今又使妾去之，莫养老母。是明夫之不肖而着妾之不孝。不孝不信且无义，何以生哉！”因欲自杀，其父母惧而不敢嫁也，遂使养其姑二十八年。姑年八十

四，寿乃尽，卖其田宅以葬之，终奉祭祀。淮阳太守以闻，汉孝文皇帝高其义，贵其信，美其行，使使者赐之黄金四十斤，复之终身，号曰孝妇。君子谓孝妇备于妇道。诗云：“匪直也人，秉心塞渊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孝妇处陈，夫死无子，妣将嫁之，终不听母，专心养姑，一醮不改，圣王嘉之，号曰孝妇。

卷之五 节义传

鲁孝义保

孝义保者，鲁孝公称之保母，臧氏之寡也。初，孝公父武公与其二子长子括、中子戏朝周宣王，宣王立戏为鲁太子。武公薨，戏立，是为懿公。孝公时号公子称，最少。义保与其子俱入宫，养公子称。括之子伯御与鲁人作乱，攻杀懿公而自立。求公子称于宫，将杀之。义保闻伯御将杀称，乃衣其子以称之衣，卧于称之处，伯御杀之，义保遂抱称以出，遇称舅鲁大夫于外，舅问称死乎，义保曰：“不死，在此。”舅曰：“何以得免？”义保曰：“以吾子代之。”义保遂以逃。十一年，鲁大夫皆知称之在保，于是请周天子杀伯御立称，是为孝公。鲁人高之。论语曰：“可以托六尺之孤。”其义保之谓也。

颂曰：伯御作乱，由鲁宫起，孝公乳保，臧氏之母，逃匿孝公，易以其子，保母若斯，亦诚足恃。

楚成郑瞽

郑瞽者，郑女之嬴媵，楚成王之夫人也。初成王登台，临后宫，宫人皆倾观，子瞽直行不顾，徐步不变。王曰：“行者顾。”子瞽不顾，王曰：“顾，吾以女为夫人。”子瞽复不顾，王曰：“顾，吾又与女千金而封若父兄子。”瞽遂行不顾。于是王下台而问曰：“夫人，重位也。封爵，厚禄也。壹顾可以得之，而遂不顾，何也？”子瞽曰：“妾闻妇人以端正和颜为容。今者，大王在台上而妾顾，则是失仪节也。不

顾，告以夫人之尊，示以封爵之重，而后顾，则是妾贪贵乐利以忘义理也。苟忘义理，何以事王？”王曰：“善。”遂立以为夫人。处期年，王将立公子商臣以为太子。王问之于令尹子上，子上曰：“君之齿未也，而又多宠子。既置而黜之，必为乱矣。且其人蜂目而豺声，忍人也，不可立也。”王退而问于夫人子皙，曰：“令尹之言信可从也。”王不听，遂立之。其后商臣以子上救蔡之事谮子上而杀之。子皙谓其保曰：“吾闻妇人之事在于馈食之间而已。虽然，心之所见，吾不能藏。夫昔者，子上言太子之不可立也，太子怨之，谮而杀之。王不明察，遂辜无罪。是白黑颠倒，上下错谬也。王多宠子，皆欲得国。太子贪忍，恐失其所。王又不明，无以照之。庶嫡分争，祸必兴焉。”后王又欲立公子职。职，商臣庶弟也。子皙退而与其保言曰：“吾闻信不见疑，今者王必将以职易太子，吾惧祸乱之作也。而言之于王，王不吾应。其以太子为非吾子，疑吾谮之者乎！夫见疑而生，众人孰知其不然。与其无义而生，不如死以明之。且王闻吾死，必寤太子之不可释也。”遂自杀。保母以其言通于王。是时太子知王之欲废之也，遂兴师作乱，围王宫。王请食熊蹯而死，不可得也，遂自经。君子曰：“非至仁，孰能以身诚。”诗曰：“舍命不渝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子皙先识，执节有常，兴于不顾，卒配成王，知商臣乱，言之甚强，自嫌非子，以杀身盟。

晋圉怀嬴

怀嬴者，秦穆之女，晋惠公太子之妃也。圉质于秦，穆公以嬴妻之。六年，圉将逃归，谓嬴氏曰：“吾去国数年，子父之接忘，而秦晋之友不加亲也。夫鸟飞反乡，狐死首邱，我其

首晋而死，子其与我行乎？” 嬴氏对曰：“子，晋太子也。辱于秦，子之欲去，不亦宜乎！虽然，寡君使婢子侍执巾栉以固子也。今吾不足以结子，是吾不肖也。从子而归，是弃君也。言子之谋，是负妻之义也。三者无一可行，虽吾不从子也。子行矣，吾不敢泄言，亦不敢从也。子圉遂逃归。君子谓怀嬴善处夫妇之间。

颂曰：晋圉质秦，配以怀嬴，圉将与逃，嬴不肯听，亦不泄言，操心甚平，不告所从，无所阿倾。

楚昭越姬

楚昭越姬者，越王句践之女，楚昭王之姬也。昭王燕游，蔡姬在左，越姬参右。王亲乘駟以驰逐，遂登附社之台，以望云梦之囿。观士大夫逐者既驩，乃顾谓二姬曰：“乐乎？”蔡姬对曰：“乐。”王曰：“吾愿与子生若此，死又若此。”蔡姬曰：“昔弊邑寡君，固以其黎民之役，事君王之马足，故以婢子之身为苞苴玩好，今乃比于妃嫔，固愿生俱乐，死同时。”王顾谓史书之，蔡姬许从孤死矣。乃复谓越姬，越姬对曰：“乐则乐矣，然而不可久也。”王曰：“吾愿与子生若此，死若此，其不可得乎？”越姬对曰：“昔吾先君庄王淫乐三年，不听政事，终而能改，卒霸天下。妾以君王为能法吾先君，将改斯乐而勤于政也。今则不然，而要婢子以死。其可得乎！且君王以束帛乘马取婢子于弊邑，寡君受之太庙也，不约死。妾闻之诸姑，妇人以死彰君之善，益君之宠，不闻其以苟从其闇死为荣，妾不敢闻命。于是王寤，敬越姬之言，而犹亲嬖蔡姬也。居二十五年，王救陈，二姬从。王病在军中，有赤云夹日，如飞鸟。王问周史，史曰：“是害王身，然可以移于将相。”将相闻之，将请以身禱于神。王曰：“将相之

于孤犹股肱也，今移祸焉，庸为去是身乎？”不听。越姬曰：“大哉君王之德！以是，妾愿从王矣。昔日之游淫乐也，是以不敢许。及君王复于礼，国人皆将为君王死，而况于妾乎！请愿先驱狐狸于地下。”王曰：“昔之游乐，吾戏耳。若将必死，是彰孤之不德也。”越姬曰：“昔日妾虽口不言，心既许之矣。妾闻信者不负其心，义者不虚设其事。妾死王之义，不死王之好也。”遂自杀。王病甚，让位于三弟，三弟不听。王薨于军中，蔡姬竟不能死。王弟子闾与子西、子期谋曰：“母信者，其子必仁。”乃伏师闭壁，迎越姬之子熊章，立是为惠王。然后罢兵归葬昭王。君子谓越姬信能死义。诗曰：“德音莫违，及尔同死。”越姬之谓也。

颂曰：楚昭游乐，要姬从死，蔡姬许王，越姬执礼，终独死节，群臣嘉美，维斯两姬，其德不比。

盖将之妻

盖之偏将邱子之妻也。戎伐盖，杀其君，令于盖群臣曰：“敢有自杀者，妻子尽诛。”邱子自杀，人救之，不得死。既归，其妻谓之曰：“吾闻将节勇而不果生，故士民尽力而不畏死，是以战胜攻取，故能存国安君。夫战而忘勇，非孝也。君亡不死，非忠也。今军败君死，子独何生？忠孝忘于身，何忍以归？”邱子曰：“盖小戎大，吾力毕能尽，君不幸而死，吾固自杀也，以救故，不得死。其妻曰：“曩日有救，今又何也？”邱子曰：“吾非爱身也。戎令曰‘自杀者诛及妻子’是以不死，死又何益于君？”其妻曰：“吾闻之：‘主忧臣辱，主辱臣死。’今君死而子不死，可谓义乎！多杀士民，不能存国而自活，可谓仁乎！忧妻子而忘仁义，背故君而事强暴，可谓忠乎！人无忠臣之道仁义之行，可谓贤乎！周书曰：‘先

君而后臣，先父母而后兄弟，先兄弟而后交友，先交友而后妻子。’妻子，私爱也。事君，公义也。今子以妻子之故，失人臣之节，无事君之礼，弃忠臣之公道，营妻子之私爱，偷生苟活，妾等耻之，况于子乎！吾不能与子蒙耻而生焉。”遂自杀。戎君贤之，祠以太牢，而以将礼葬之，赐其弟金百镒，以为卿，而使别治盖。君子谓盖将之妻洁而好义。诗曰：“淑人君子，其德不回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盖将之妻，据节锐精，戎既灭盖，邱子独生，妻耻不死，陈设五荣，为夫先死，卒遗显名。

鲁义姑姊

鲁义姑姊者，鲁野之妇人也。齐攻鲁至郊，望见一妇人，抱一儿，携一儿而行，军且及之，弃其所抱，抱其所携而走于山，儿随而啼，妇人遂行不顾。齐将问儿曰：“走者尔母耶？”曰：“是也。”“母所抱者谁也？”曰：“不知也。”齐将乃追之，军士引弓将射之，曰：“止，不止，吾将射尔。”妇人乃还。齐将问所抱者谁也，所弃者谁也。对曰：“所抱者妾兄之子也，所弃者妾之子也。见军之至，力不能两护，故弃妾之子。”齐将曰：“子之于母，其亲爱也，痛甚于心，今释之，而反抱兄之子，何也？”妇人曰：“己之子，私爱也。兄之子，公义也。夫背公义而向私爱，亡兄子而存妾子，幸而得幸，则鲁君不吾畜，大夫不吾养，庶民国人不吾与也。夫如是，则胁肩无所容，而累足无所履也。子虽痛乎，独谓义何？故忍弃子而行义，不能无义而视鲁国。”于是齐将按兵而止，使人言于齐君曰：“鲁未可伐也。乃至于境，山泽之妇人耳，犹知持节行义，不以私害公，而况于朝臣士大夫乎！请还。”齐君许之。鲁君闻之，赐妇人束帛百端，号曰义姑姊。公正诚

信，果于行义。夫义，其大哉！虽在匹妇，国犹赖之，况以礼义治国乎！诗云：“有觉德行，四国顺之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齐君攻鲁，义姑有节，见军走山，弃子抱侄，齐将问之，贤其推理，一妇为义，齐兵遂止。

代赵夫人

代赵夫人者，赵卫子之女，襄子之姊，代王之夫人也。卫子既葬，襄子未除服，地登夏屋，诱代王，使厨人持斗以食代王及从者，行斟，阴令宰人各以一斗击杀代王及从者。因举兵平代地而迎其姊赵夫人，夫人曰：“吾受先君之命事代之王，今十有余年矣。代无大故，而主君残之。今代已亡，吾将奚归？且吾闻之，妇人之义无二夫。吾岂有二夫哉！欲迎我何之？以弟慢夫，非义也。以夫怨弟，非仁也。吾不敢怨，然亦不归，遂泣而呼天，自杀于靡笄之地。代人皆怀之。君子谓赵夫人善处夫妇之间。诗云：“不僭不贼，鲜不为则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惟赵襄子，代夫人弟，袭灭代王，迎取其姊，姊引义理，称引节礼，不归不怨，遂留野死。

齐义继母

齐义继母者，齐二子之母也。当宣王时，有人简死于道者，吏讯之，被一创，二子兄弟立其傍，吏问之，兄曰：“我杀之。”弟曰：“非兄也，乃我杀之。”期年，吏不能决，言之于相，相不能决，言之于王，王曰：“今皆赦之，是纵有罪也。皆杀之，是诛无辜也。寡人度其母，能知子善恶。试问其母，听其所欲杀活。”相召其母问之曰：“母之子杀人，兄弟欲相代死，吏不能决，言之于王。王有仁惠，故问母何所欲杀活。”其母泣而对曰：“杀其少者。”相受其言，因而问之曰：

“夫少子者，人之所爱也。今欲杀之，何也？”其母对曰：“少者，妾之子也。长者，前妻之子也。其父疾且死之时，属之于妾曰：‘善养视之。’妾曰：‘诺。’今既受人之托，许人以诺，岂可以忘人之托而不信其诺邪！且杀兄活弟，是以私爱废公义也；背言忘信，是欺死者也。夫言不约束，已诺不分，何以居于世哉！子虽痛乎，独谓行何！”泣下沾襟。相入言于王，王美其义，高其行，皆赦不杀，而尊其母，号曰义母。君子谓义母信而好义，絜而有让。诗曰：“恺悌君子，四方为则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义继信诚，公正知礼，亲假有罪，相让不已，吏不能决，王以问母，据信行义，卒免二子。

鲁秋洁妇

洁妇者，鲁秋胡子妻也。既纳之五日，去而宦于陈，五年乃归。未至家，见路旁妇人采桑，秋胡子悦之，下车谓曰：“若曝采桑，吾行道，愿托桑荫下，下赍休焉。”妇人采桑不辍，秋胡子谓曰：“力田不如逢丰年，力桑不如见国卿。吾有金，愿以与夫人。”妇人曰：“嘻！夫采桑力作，纺绩织纴，以供衣食，奉二亲，养夫子。吾不愿金，所愿卿无有外意，妾亦无淫泆之志，收子之赍与笱金。”秋胡子遂去，至家，奉金遗母，使人唤妇至，乃向采桑者也，秋胡子惭。妇曰：“子束发修身，辞亲往仕，五年乃还，当所悦驰骤，扬尘疾至。今也乃悦路傍妇人，下子之装，以金予之，是忘母也。忘母不孝，好色淫泆，是污行也，污行不义。夫事亲不孝，则事君不忠。处家不义，则治官不理。孝义并亡，必不遂矣。妾不忍见，子改娶矣，妾亦不嫁。”遂去而东走，投河而死。君子曰：“洁妇精于善。夫不孝莫大于不爱其亲而爱其人，秋胡

子有之矣。” 君子曰：“见善如不及，见不善如探汤。秋胡子妇之谓也。” 诗云：“惟是褊心，是以为刺。” 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秋胡西仕，五年乃归，遇妻不识，心有淫思，妻执无二，归而相知，耻夫无义，遂东赴河。

周主忠妾

周主忠妾者，周大夫妻之媵妾也。大夫号主父，自卫仕于周，二年且归。其妻淫于邻人，恐主父觉，其淫者忧之，妻曰：“无忧也，吾为毒酒，封以待之矣。” 三日，主父至，其妻曰：“吾为子劳，封酒相待，使媵婢取酒而进之。媵婢心知其毒酒也，计念进之则杀主父，不义，言之又杀主母，不忠，犹与因阳僵覆酒，主父怒而笞之。既已，妻恐媵婢言之，因以他过笞欲杀之，媵知将死，终不言。主父弟闻其事，具以告主父，主父惊，乃免媵婢，而笞杀其妻。使人阴问媵婢曰：“汝知其事，何以不言，而反几死乎？” 媵婢曰：“杀主以自生，又有辱主之名，吾死则死耳，岂言之哉！” 主父高其义，贵其意，将纳以为妻，媵婢辞曰：“主辱而死而妾独生，是无礼也。代主之处，是逆礼也。无礼逆礼有一犹愈，今尽有之，难以生矣。” 欲自杀，主闻之，乃厚币而嫁之，四邻争娶之。君子谓忠妾为仁厚。夫名无细而不闻，行无隐而不彰。诗云：“无言不酬，无德不报。” 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周主忠妾，慈惠有序，主妻淫僻，药酒毒主，使妾奉进，僵以除贼，忠全其主，终蒙其福。

魏节乳母

魏节乳母者，魏公子之乳母。秦攻魏，破之，杀魏王瑕，

诛诸公子，而一公子不得，令魏国曰：“得公子者，赐金千镒。匿之者，罪至夷。”节乳母与公子俱逃，魏之故臣见乳母而识之曰：“乳母无恙乎？”乳母曰：“嗟乎！吾柰公子何？”故臣曰：“今公子安在？吾闻秦令曰：‘有能得公子者，赐金千镒。匿之者，罪至夷。’乳母倘言之，则可以得千金。知而不言，则昆弟无类矣。”乳母曰：“吁！吾不知公子之处。”故臣曰：“我闻公子与乳母俱逃。”母曰：“吾虽知之，亦终不可以言。”故臣曰：“今魏国已破，亡族已灭。子匿之，尚谁为乎？”母吁而言曰：“夫见利而反上者，逆也。畏死而弃义者，乱也。今持逆乱而以求利，吾不为也。且夫凡为人养子者务生之，非为杀之也。岂可利赏畏诛之故，废正义而行逆节哉！妾不能生而令公子禽也。”遂抱公子逃于深泽之中。故臣以告秦军，秦军追，见争射之，乳母以身为公子蔽，矢着身者数十，与公子俱死。秦王闻之，贵其守忠死义，乃以卿礼葬之，祠以太牢，宠其兄为五大夫，赐金百镒。君子谓节乳母慈惠敦厚，重义轻财。礼，为孺子室于宫，择诸母及阿者，必求其宽仁慈惠，温良恭敬，慎而寡言者，使为子师，次为慈母，次为保母，皆居子室，以养全之。他人无事不得往。夫慈故能爱，乳狗搏虎，伏鸡搏狸，恩出于中心也。诗云：“行有死人，尚或瑾之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秦既灭魏，购其子孙，公子乳母，与俱遁逃，守节执事，不为利违，遂死不顾，名号显遗。

梁节姑姊

梁节姑姊者，梁之妇人也。因失火，兄子与己子在室内，欲取兄子，辄得其子，独不得兄子。火盛，不得复入，妇人将自趣火，其友止之，曰：“子本欲取兄之子，惶恐卒误得尔子，

中心谓何，何至自赴火？” 妇人曰：“梁国岂可户告人晓也？被不义之名，何面目以见兄弟国人哉！吾欲复投吾子，为失母之恩，吾势不可以生。” 遂赴火而死。君子谓节姑姊洁而不污。诗曰：“彼其之子，舍命不渝。” 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梁节姑姊，据义执理，子侄同内，火大发起，欲出其侄，辄得厥子，火盛自投，明不私己。

珠崖二义

二义者，珠崖令之后妻，及前妻之女也。女名初，年十三，珠崖多珠，继母连大珠以为系臂。及令死，当送丧。法，内珠入于关者死。继母弃其系臂珠。其子男年九岁，好而取之，置之母镜奩中，皆莫之知。遂奉丧归，至海关，关候士吏搜索，得珠十枚于继母镜奩中，吏曰：“嘻！此值法无可奈何，谁当坐者？” 初在左右顾，心恐母去置镜奩中，乃曰：“初当坐之。” 吏曰：“其状何如？” 对曰：“君不幸，夫人解系臂弃之。初心惜之，取而置夫人镜奩中，夫人不知也。” 继母闻之，遽疾行问初，初曰：“夫人所弃珠，初复取之，置夫人奩中，初当坐之。” 母意亦以初为实，然怜之，乃因谓吏曰：“愿且待，幸无劾儿，儿诚不知也。此珠妾之系臂也，君不幸，妾解去之，而置奩中。迫奉丧，道远，与弱小俱，忽然忘之，妾当坐之。” 初固曰：“实初取之。” 继母又曰：“儿但让耳，实妾取之。” 因涕泣不能自禁。女亦曰：“夫人哀初之孤，欲强活初耳，夫人实不知也。” 又因哭泣，泣下交颈，送葬者尽哭，哀动傍人，莫不为酸鼻挥涕。关吏执笔书劾，不能就一字，关候垂泣，终日不能忍决，乃曰：“母子有义如此，吾宁坐之？不忍加文，且又相让，安知孰是？” 遂弃珠而遣之，既去，后乃知男独取之也。君子谓二义慈孝。论

语曰：“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，直在其中矣。”若继母与假女推让争死，哀感傍人，可谓直耳。

颂曰：珠崖夫人，甚有母恩，假继相让，维女亦贤，纳珠于关，各自伏愆，二义如此，为世所传。

合阳友娣

友娣者，合阳邑任延寿之妻也。字季儿，有三子。季儿兄季宗与延寿争葬父事，延寿与其友田建阴杀季宗。建独坐死，延寿会赦，乃以告季儿，季儿曰：“嘻！独今乃语我乎！”遂振衣欲去，问曰：“所与共杀吾兄者为谁？”延寿曰：“田建。田建已死，独我当坐之，汝杀我而已。”季儿曰：“杀夫不义，事兄之讎亦不义。”延寿曰：“吾不敢留汝，愿以车马及家中财物尽以送汝，听汝所之。”季儿曰：“吾当安之？兄死而讎不报，与子同枕席而使杀吾兄，内不能和夫家，又纵兄之仇，何面目以生而戴天履地乎！”延寿惭而去，不敢见季儿。季儿乃告其大女曰：“汝父杀吾兄，义不可以留，又终不复嫁矣。吾去汝而死，善视汝两弟。”遂以襪自经而死。冯翊王让闻之，大其义，令县复其三子而表其墓。君子谓友娣善复兄仇。诗曰：“不僭不贼，鲜不为则。”季儿可以为则矣。

颂曰：季儿树义，夫杀其兄，欲复兄讎，义不可行，不留不去，遂以自殃，冯翊表墓，嘉其义明。

京师节女

京师节女者，长安大昌里人之妻也。其夫有仇人，欲报其夫而无道径，闻其妻之仁孝有义，乃劫其妻之父，使要其女为中譟。父呼其女告之，女计念不听之则杀父，不孝；听之，则

杀夫，不义。不孝不义，虽生不可以行于世。欲以身当之，乃且许诺，曰：“旦日，在楼上新沐，东首卧则是矣。妾请开户牖待之。”还其家，乃告其夫，使卧他所，因自沐居楼上，东首开户牖而卧。夜半，仇家果至，断头持去，明而视之，乃其妻之头也。仇人哀痛之，以为有义，遂释不杀其夫。君子谓节女仁孝厚于恩义也。夫重仁义轻死亡，行之高者也。论语曰：“君子杀身以成仁，无求生以害仁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京师节女，夫讎劫父，要女间之，不敢不许，期处既成，乃易其所，杀身成仁，义冠天下。

卷之六 辩通传

齐管妾婧

妾婧者，齐相管仲之妾也。宁戚欲见桓公，道无从，乃为人仆。将车宿齐东门之外，桓公因出，宁戚击牛角而商歌，甚悲，桓公异之，使管仲迎之，宁戚称曰：“浩浩乎白水！”管仲不知所谓，不朝五日，而有忧色，其妾婧进曰：“今君不朝五日而有忧色，敢问国家之事耶？君之谋也？”管仲曰：“非汝所知也。”婧曰：“妾闻之也，毋老老，毋贱贱，毋少少，毋弱弱。”管仲曰：“何谓也？”昔者太公望年七十，屠牛于朝歌市，八十为天子师，九十而封于齐。由是观之，老可老邪？夫伊尹，有 氏之媵臣也。汤立以为三公，天下之治太平。由是观之，贱可贱邪？皋子生五岁而赞禹。由是观之，少可少邪？馱馱生七日而超其母。由是观之，弱可弱邪？”于是管仲乃下席而谢曰：“吾请语子其故。昔日，公使我迎宁戚，宁戚曰：‘浩浩乎白水！’吾不知其所谓，是故忧之。”其妾笑曰：“人已语君矣，君不知知识邪？古有白水之诗。诗不云乎：‘浩浩白水，儵儵之鱼，君来召我，我将安居，国家未定，从我焉如。’此宁戚之欲得仕国家也。”管仲大悦，以报桓公。桓公乃修官府，齐戒五日，见宁子，因以为佐，齐国以治。君子谓妾婧为可与谋。诗云：“先民有言，询于刍蕘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桓遇宁戚，命管迎之，宁戚白水，管仲忧疑，妾进问焉，为说其诗，管嘉报公，齐得以治。

楚江乙母

楚大夫江乙之母也。当恭王之时，乙为郢大夫。有入王宫中盗者，令尹以罪乙，请于王而绌之。处家无几何，其母亡布八寻，乃往言于王曰：“妾夜亡布八寻，令尹盗之。”王方在小曲之台，令尹侍焉。王谓母曰：“令尹信盗之，寡人不为其富贵而不行法焉。若不盗而诬之，楚国有常法。”母曰：“令尹不身盗之也，乃使人盗之。”王曰：“其使人盗柰何？”对曰：“昔孙叔敖之为令尹也，道不拾遗，门不闭关，而盗贼自息。今令尹之治也，耳目不明，盗贼公行，是故使盗得盗妾之布，是与使人盗何以异也？”王曰：“令尹在上，寇盗在下，令尹不知有何罪焉？”母曰：“吁，何大王之言过也！昔日妾之子为郢大夫，有盗王宫中之物者，妾子坐而绌，妾子亦岂知之哉！然终坐之，令尹独何人，而不以是为过也？昔者周武王有言曰：‘百姓有过，在予一人。’上不明则下不治，相不贤则国不宁。所谓国无人者，非无人也，无理人者也。王其察之。”王曰：“善。非徒讥令尹，又讥寡人。”命吏偿母之布，因赐金十镒，母让金布曰：“妾岂贪货而干大王哉，怨令尹之治也。”遂去，不肯受。王曰：“母智若此，其子必不愚。”乃复召江乙而用之。君子谓乙母善以微喻。诗云：“猷之未远，是用大谏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江乙失位，乙母动心，既归家处，亡布八寻，指责令尹，辞甚有度，王复用乙，赐母金布。

晋弓工妻

弓工妻者，晋繁人之女也。当平公之时，使其夫为弓，三年乃成。平公引弓而射，不穿一札。平公怒，将杀弓人。弓人

之妻请见曰：“繁人之子，弓人之妻也。愿有谒于君。”平公见之，妻曰：“君闻昔者公刘之行乎？羊牛践葭苇，惻然为民痛之。恩及草木，岂欲杀不辜者乎！秦穆公，有盗食其骏马之肉，反饮之以酒。楚庄王臣援其夫人之衣，而绝纒与饮大乐。此三君者，仁着于天下，卒享其报，名垂至今。昔帝尧茅茨不翦，采椽不斲，土阶三等，犹以为为之者劳，居之者逸也。今妾之夫，治造此弓，其为之亦劳矣。其干生于太山之阿，一日三睹阴，三睹阳。傅以燕牛之角，缠以荆麋之筋，餽以河鱼之胶。此四者，皆天下之妙选也，而君不能以穿一札，是君之不能射也，而反欲杀妾之夫，不亦谬乎！妾闻射之道，左手如拒石，右手如附枝，右手发之，左手不知，此盖射之道也。平公以其言为仪而射，穿七札，繁人之夫立得出，而赐金三镒。君子谓弓工妻可与处难。诗曰：“敦弓既坚，舍矢既钧。”言射有法也。

颂曰：晋平作弓，三年乃成，公怒弓工，将加以刑，妻往说公，陈其干材，列其劳苦，公遂释之。

齐伤槐女

齐伤槐女者，伤槐衍之女也，名婧。景公有所爱槐，使人守之，植木悬之，下令曰：“犯槐者刑，伤槐者死。”于是衍醉而伤槐。景公闻之曰：“是先犯我令。”使吏拘之，且加罪焉。婧惧，乃造于相晏子之门曰：“贱妾不胜其欲，愿得备数于下。”晏子闻之，笑曰：“婴其有淫色乎，何为老而见奔？殆有说内之至哉！”既入门，晏子望见之曰：“怪哉，有深忧！”进而问焉，对曰：“妾父衍，幸得充城郭为公民。见阴阳不调，风雨不时，五谷不滋之故，禱祠于名山神水。不胜曲糞之味，先犯君令，醉至于此，罪故当死。妾闻明君之莅

国也，不损禄而加刑，又不以私恚害公法，不为六畜伤民人，不为野草伤禾苗。昔者宋景公之时，大旱三年不雨，召太卜而卜之曰：‘当以人祀之。’景公乃降堂北面稽首曰：‘吾所以请雨者，乃为吾民也，今必当以人祀，寡人请自当之。’言未卒，天大雨，方千里。所以然者何也？以能顺天慈民也。今吾君树槐，令犯者死。欲以槐之故杀婧之父，孤妾之身，妾恐伤执政之法而害明君之义也。邻国闻之，皆谓君爱树而贱人，其可乎！”晏子惕然而悟。明日，朝，谓景公曰：“婴闻之，穷民财力谓之暴；崇玩好，威严令谓之逆；刑杀不正，谓之贼。夫三者，守国之大殃也。今君穷民财力，以美饮食之具，繁钟鼓之乐，极宫室之观，行暴之大者也。崇玩好，威严令，是逆民之明者也。犯槐者刑，伤槐者死。刑杀不正，贼民之深者也。”公曰：“寡人敬受命。”晏子出，景公实时命罢守槐之役，拔植悬之木，废伤槐之法，出犯槐之囚。君子曰：“伤槐女能以辞免。”诗云：“是究是图，亶其然乎！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景公爱槐，民醉折伤，景公将杀，其女悼惶，奔告晏子，称说先王，晏子为言，遂免父殃。

楚野辨女

楚野辨女者，昭氏之妻也。郑简公使大夫聘于荆，至于狭路，有一妇人乘车，与大夫遇，鞞击而折大夫车轴，大夫怒，将执而鞭之，妇人曰：“妾闻君子不迁怒，不贰过。今于狭路之中，妾已极矣，而子大夫之仆不肯少引，是以败子大夫之车，而反执妾，岂不迁怒哉！既不怒仆，而反怒妾，岂不贰过哉！周书曰：‘毋侮鰥寡，而畏高明。’今子列大夫而不为之表，而迁怒贰过，释仆执妾，轻其微弱，岂可谓不侮鰥寡乎！吾鞭

则鞭耳，惜子大夫之丧善也！大夫惭而无以应，遂释之，而问之，对曰：“妾楚野之鄙人也。”大夫曰：“盍从我于郑乎？”对曰：“既有狂夫，昭氏在内矣。”遂去。君子曰：“辨女能以辞免。诗云：“惟号斯言，有伦有脊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辨女独乘，遇郑使者，郑使折轴，执女忿怒，女陈其冤，亦有其序，郑使惭去，不敢谈语。

阿谷处女

阿谷处女者，阿谷之隧浣者也。孔子南游，过阿谷之隧，见处子佩璜而浣，孔子谓子贡曰：“彼浣者其可与言乎？”抽觴以授子贡曰：“为之辞以观其志。”子贡曰：“我北鄙之人也。自北徂南，将欲之楚，逢天之暑，我思谭谭，愿乞一饮，以伏我心。”处子曰：“阿谷之隧，隐曲之地，其水一清一浊，流入于海，欲饮则饮，何问乎婢子？”授子贡觴，迎流而挹之，投而弃之，从流而挹之，满而溢之，跪置沙上，曰：“礼不亲授。”子贡还报其辞。孔子曰：“丘已知之矣。抽琴去其軫，以授子贡曰：“为之辞。”子贡往曰：“向者闻子之言，穆如清风，不拂不寤，私复我心，有琴无軫，愿借子调其音。”处子曰：“我鄙野之人也。陋固无心，五音不知，安能调琴？”子贡以报孔子，孔子曰：“丘已知之矣。过贤则宾。”抽絺绌五两以授子贡曰：“为之辞。”子贡往曰：“吾北鄙之人也。自北徂南，将欲之楚，有絺绌五两，非敢以当子之身也，愿注之水旁。”处子曰：“行客之人，嗟然永久，分其资财，弃于野鄙，妾年甚少，何敢受子。子不早命，窃有狂夫名之者矣。”子贡以告孔子，孔子曰：“丘已知之矣。斯妇人达于人情而知礼。”诗云：“南有乔木，不可休息，汉有游女，不可求思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孔子出游，阿谷之南，异其处子，欲观其风，子贡三反，女辞辨深，子曰达情，知礼不淫。

赵津女娟

赵津女娟者，赵河津吏之女，赵简子之夫人也。初简子南击楚，与津吏期，简子至，津吏醉卧，不能渡，简子怒，欲杀之，娟惧，持楫而走，简子曰：“女子走何为？”对曰：“津吏息女。妾父闻主君东渡不测之水，恐风波之起，水神动骇，故祷祠九江三淮之神，供具备礼，御厘受福，不胜巫祝，杯酌余沥，醉至于此。君欲杀之，妾愿以鄙躯易父之死。”简子曰：“非女之罪也。”娟曰：“主君欲因其醉而杀之，妾恐其身之不知痛，而心不知罪也。若不知罪杀之，是杀不辜也。愿醒而杀之，使知其罪。”简子曰：“善。”遂释不诛。简子将渡，用楫者少一人，娟攘卷掺楫而请，曰：“妾居河济之间，世习舟楫之事，愿备员持楫。”简子曰：“不谷将行，选士大夫，齐戒沐浴，义不与妇人同舟而渡也。”娟对曰：“妾闻昔者汤伐夏，左骖骊，右骖牝，而遂放桀。武王伐殷，左骖牝，右骖牝，而遂克纣，至于华山之阳。主君不欲渡则已，与妾同舟，又何伤乎？”简子悦，遂与渡，中流为简子发河激之歌，其辞曰：“升彼阿兮面观清，水扬波兮查冥冥，禱求福兮醉不醒，诛将加兮妾心惊，罚既释兮渎乃清，妾持楫兮操其维，蛟龙助兮主将归，呼来棹兮行勿疑。”简子大悦曰：“昔者不谷梦娶妻，岂此女乎？”将使人祝祓，以为夫人。娟乃再拜而辞曰：“夫妇人之礼，非媒不嫁。严亲在内，不敢闻命。”遂辞而去。简子归，乃纳币于父母，而立以为夫人。君子曰：“女娟通达而有辞。”诗云：“来游来歌，以矢其音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赵简渡河，津吏醉荒，将欲加诛，女娟恐惶，操楫进说，父得不丧，维久难蔽，终遂发扬。

赵佛肸母

赵佛肸母者，赵之中牟宰佛肸之母也。佛肸以中牟叛。赵之法，以城叛者，身死家收。佛肸之母将论，自言曰：“我死不当。”士长问其故，母曰：“为我通于主君，乃言；不通，则老妇死而已。”士长为之言于襄子，襄子出，问其故，母曰：“不得见主君则不言。”于是襄子见而问之曰：“不当死何也？”母曰：“妾之当死亦何也？”襄子曰：“而子反。”母曰：“子反，母何为当死？”襄子曰：“母不能教子，故使至于反，母何为不当死也？”母曰：“吁，以主君杀妾为有说也，乃以母无教邪！妾之职尽久矣，此乃在于主君。妾闻子少而慢者，母之罪也。长而不能使者，父之罪也。今妾之子少而不慢，长又能使，妾何负哉！妾闻之，子少则为子，长则为友，夫死从子，妾能为君长子，君自择以为臣，妾之子与在论中，此君之臣，非妾之子。君有暴臣，妾无暴子，是以言妾无罪也。襄子曰：“善，夫佛肸之反，寡人之罪也。”遂释之。君子曰：“佛肸之母，一言而发襄子之意，使行不迁怒之德，以免其身。”诗云：“既见君子，我心写兮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佛肸既叛，其母任理，将就于论，自言襄子，陈列母职，子长在君，襄子说之，遂释不论。

齐威虞姬

虞姬者，名娟之，齐威王之姬也。威王即位，九年不治，委政大臣，诸侯并侵之。其佞臣周破胡专权擅势，嫉贤妒能，即墨大夫贤，而日毁之，阿大夫不肖，反日誉之。虞姬谓王曰：

“破胡，谗谀之臣也，不可不退。齐有北郭先生者，贤明有道，可置左右。”破胡闻之，乃恶虞姬曰：“其幼弱在于闾巷之时，尝与北郭先生通。”王疑之，乃闭虞姬于九层之台，而使有司即穷验问，破胡赂执事者，使竟其罪，执事者诬其辞而上之，王视其辞，不合于意，乃召虞姬而自问焉，虞姬对曰：“妾媵之幸得蒙先人之遗体，生于天壤之闲，去蓬庐之下，侍明王之燕，泥附王着，荐床蔽席，供执埽除，掌奉汤沐，至今十余年矣。惓惓之心，冀幸补一言，而为邪臣所挤，湮于百重之下，不意大王乃复见而与之语。妾闻玉石坠泥不为污，柳下覆寒，女不为乱。积之于素雅，故不见疑也。经瓜田不躡履，过李园不正冠，妾不避，此罪一也。既陷难中，有司受赂，听用邪人，卒见覆冒，不能自明。妾闻寡妇哭城，城为之崩。亡士叹市，市为之罢。诚信发内，感动城市。妾之冤明于白日，虽独号于九层之内，而众人莫为豪厘，此妾之罪二也。既有污名，而加此二罪，义固不可以生。所以生者，为莫白妾之污名也。且自古有之，伯奇放野，申生被患。孝顺至明，反以为残。妾既当死，不复重陈，然愿戒大王，群臣为邪，破胡最甚。王不执政，国殆危矣。于是王大寤，出虞姬，显之于朝市，封即墨大夫以万户，烹阿大夫与周破胡。遂起兵收故侵地，齐国震惧，人知烹阿大夫，不敢饰非，务尽其职，齐国大治。君子谓虞姬好善。诗云：“既见君子，我心则降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齐国情政，不治九年，虞姬讥刺，反害其身，姬列其事，上指皇天，威王觉寤，卒距强秦。

齐钟离春

钟离春者，齐无盐邑之女，宣王之正后也。其为人极丑无双，臼头，深目，长壮，大节，印鼻，结喉，肥项，少发，折

腰，出胸，皮肤若漆。行年四十，无所容入，衒嫁不讎，流弃莫执。于是乃拂拭短褐，自诣宣王，谓谒者曰：“妾齐之不讎女也。闻君王之圣德，愿备后宫之埽除，顿首司马门外，唯王幸许之。”谒者以闻，宣王方置酒于渐台，左右闻之，莫不掩口大笑曰：“此天下强颜女子也，岂不异哉！”于是宣王乃召见之，谓曰：“昔者先王为寡人娶妃匹，皆已备有列位矣。今夫人不容于乡里布衣，而欲干万乘之主，亦有何奇能哉？”钟离春对曰：“无有。特窃慕大王之美义耳。”王曰：“虽然，何善？”良久曰：“窃尝善隐。”宣王曰：“隐固寡人之所愿也，试一行之。”言未卒，忽然不见。宣王大惊，立发隐书而读之，退而推之，又未能得。明日，又更召而问之，不以隐对，但扬目衔齿，举手拊膝，曰：“殆哉殆哉！”如此者四。宣王曰：“愿遂闻命。”钟离春对曰：“今大王之君国也，西有衡秦之患，南有强楚之讎，外有二国之难。内聚奸臣，众人不附。春秋四十，壮男不立，不务众子而务众妇。尊所好，忽所恃。一旦山陵崩弛，社稷不定，此一殆也。渐台五重，黄金白玉，琅玕笼疏翡翠珠玑，幕络连饰，万民罢极，此二殆也。贤者匿于山林，谄谀强于左右，邪伪立于本朝，谏者不得通入，此三殆也。饮酒沈湎，以夜继昼，女乐俳優，纵横大笑。外不修诸侯之礼，内不秉国家之治，此四殆也。故曰殆哉殆哉。”于是宣王喟然而叹曰：“痛乎无盐君之言！乃今一闻。”于是拆渐台，罢女乐，退谄谀，去雕琢，选兵马，实府库，四辟公门，招进直言，延及侧陋。卜择吉日，立太子，进慈母，拜无盐君为后。而齐国大安者，丑女之力也。君子谓钟离春正而有辞。诗云：“既见君子，我心则喜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无盐之女，干说齐宣，分别四殆，称国乱烦，宣王

从之，四辟公门，遂立太子，拜无盐君。

齐宿瘤女

宿瘤女者，齐东郭采桑之女，闵王之后也。项有大瘤，故号曰宿瘤。初，闵王出游，至东郭，百姓尽观，宿瘤女采桑如故，王怪之，召问曰：“寡人出游，车骑甚众，百姓无少长皆弃事来观，汝采桑道旁，曾不一视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妾受父母教采桑，不受教观大王。”王曰：“此奇女也，惜哉宿瘤！”女曰：“婢妾之职，属之不二，予之不忘，中心谓何，宿瘤何伤？”王大悦之曰：“此贤女也。”命后车载之，女曰：“赖大王之力，父母在内，使妾不受父母之教，而随大王，是奔女也，大王又安用之？”王大惭，曰：“寡人失之。”又曰：“贞女一礼不备，虽死不从。”于是王遣归，使使者加金百镒，往聘迎之，父母惊惶，欲洗沐，加衣裳，女曰：“如是见王，则变容更服，不见识也，请死不往。”于是如故，随使者，闵王归见诸夫人，告曰：“今日出游，得一圣女，今至斥汝属矣。”诸夫人皆怪之，盛服而卫，迟其至也，宿瘤，骇，宫中诸夫人皆掩口而笑，左右失貌，不能自止，王大惭曰：“且无笑不饰耳。夫饰与不饰，固相去十百也。”女曰：“夫饰与不饰，相去千万，尚不足言，何独十百也！”王曰：“何以言之？”对曰：“性相近，习相远也。昔者尧舜桀纣，俱天子也。尧舜自饰以仁义，虽为天子，安于节俭，茅茨不翦，采椽不断，后宫衣不重采，食不重味。至今数千岁，天下归善焉。桀纣不自饰以仁义，习为苛文，造为高台深池，后宫蹈绮縠，弄珠玉，意非有覆时也。身死国亡，为天下笑，至今千余岁，天下归恶焉。由是观之，饰与不饰，相去千万，尚不足言，何独十百也。”于是诸夫人皆大惭，闵王大感，立瘤女以为

后。出令卑宫室，填池泽，损膳减乐，后宫不得重采。期月之间，化行邻国，诸侯朝之，侵三晋，惧秦楚，立帝号。闵王至于此也，宿瘤女有力焉。及女死之后，燕遂屠齐，闵王逃亡，而弑死于外。君子谓宿瘤女通而有礼。诗云：“菁菁者莪，在彼中阿，既见君子，乐且有仪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齐女宿瘤，东郭采桑，闵王出游，不为变常，王召与语，谏辞甚明，卒升后位，名声光荣。

齐孤逐女

孤逐女者，齐即墨之女，齐相之妻也。初，逐女孤无父母，状甚丑，三逐于乡，五逐于里，过时无所容。齐相妇死，逐女造襄王之门，而见谒者曰：“妾三逐于乡，五逐于里，孤无父母，摈弃于野，无所容止，愿当君王之盛颜，尽其愚辞。”左右复于王，王辍食吐哺而起。左右曰：“三逐于乡者，不忠也；五逐于里者，少礼也。不忠少礼之人，王何为遽？”王曰：“子不识也。夫牛鸣而马不应，非不闻牛声也，异类故也。此人必有与人异者矣。遂见与之语三日。始一日，曰：“大王知国之柱乎？”王曰：“不知也。”逐女曰：“柱，相国是也。夫柱不正则栋不安，栋不安则椽椽堕，则屋几覆矣。王则栋矣，庶民椽椽也，国家屋也。夫屋坚与不坚，在乎柱。国家安与不安，在乎相。今大王既有明知，而国相不可不审也。”王曰：“诺。”其二日，王曰：“吾国相奚若？”对曰：“王之国相，比目之鱼也，外比内比，然后能成其事，就其功。”王曰：“何谓也？”逐女对曰：“明其左右，贤其妻子，是外比内比也。”其三日，王曰：“吾相其可易乎？”逐女对曰：“中才也，求之未可得也。如有过之者，何为不可也？今则未有。妾闻明王之用人也，推一而用之。故楚用虞邱

子，而得孙叔敖；燕用郭隗，而得乐毅。大王诚能厉之，则此可用矣。”王曰：“吾用之柰何？”逐女对曰：“昔者齐桓公尊九九之人，而有道之士归之。越王敬螳螂之怒，而勇士死之。叶公好龙，而龙为暴下。物之所征，固不须顷。”王曰：“善。”遂尊相，敬而事之，以逐女妻之。居三日，四方之士多归于齐，而国以治。诗云：“既见君子，并坐鼓瑟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齐逐孤女，造襄王门，女虽五逐，王犹见焉，谈国之政，亦甚有文，与语三日，遂配相君。

楚处庄侄

楚处庄侄者，楚顷襄王之夫人，县邑之女也。初，顷襄王好台榭，出入不时，行年四十，不立太子，谏者蔽塞，屈原放逐，国既殆矣。秦欲袭其国，乃使张仪间之，使其左右谓王曰：“南游于唐，五百里有乐焉。”王将往。是时庄侄年十二，谓其母曰：“王好淫乐，出入不时。春秋既盛，不立太子。今秦又使人重赂左右，以惑我王，使游五百里之外，以观其势。王已出，奸臣必倚敌国而发谋，王必不得反国。侄愿往谏之。”其母曰：“汝婴儿也，安知谏？”不遣，侄乃逃。以缁竿为帜，侄持帜伏南郊道旁，王车至，侄举其帜，王见之而止，使人往问之，使者报曰：“有一女童伏于帜下，愿有谒于王。”王曰：“召之。”侄至，王曰：“女何为者也？”侄对曰：“妾县邑之女也，欲言隐事于王，恐壅阂蔽塞，而不得见闻。大王出游五百里，因以帜见。”王曰：“子何以戒寡人？”侄对曰：“大鱼失水，有龙无尾。墙欲内崩，而王不视。”王曰：“不知也。”侄对曰：“大鱼失水者，王离国五百里也，乐之于前，不思祸之起于后也。有龙无尾者，年

既四十，无太子也。国无强辅，必且殆也。墙欲内崩而王不视者，祸乱且成而王不改也。”王曰：“何谓也？”侄曰：“王好台榭，不恤众庶，出入不时，耳目不聪明。春秋四十不立太子，国无强辅，外内崩坏。强秦使人内间王左右，使王不改，日以滋甚，今祸且构。王游于五百里之外，王必遂往，国非王之国也。”王曰：“何也？”侄曰：“王之致此三难也以五患。”王曰：“何谓五患？”侄曰：“宫室相望，城郭阔达，一患也。宫垣衣绣，民人无褐，二患也。奢侈无度，国且虚竭，三患也。百姓饥饿，马有余秣，四患也。邪臣在侧，贤者不达，五患也。王有五患，故及三难。”王曰：“善。”命后车载之，立还反国，门已闭，反者已定，王乃发鄢郢之师以击之，仅能胜之。乃立侄为夫人，位在郑子袖之右，为王陈节俭爱民之事，楚国复强。君子谓庄侄虽违于礼，而终守以正。诗云：“北风其喈，雨雪霏霏，惠而好我，携手同。”归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楚处庄侄，虽为女童，以帙见王，陈国祸凶，设王三难，五患累重，王载以归，终卒有功。

齐女徐吾

齐女徐吾者，齐东海上贫妇人也。与邻妇李吾之属会烛，相从夜绩。徐吾最贫，而烛数不属。李吾谓其属曰：“徐吾烛数不属，请无与夜也。”徐吾曰：“是何言与？妾以贫烛不属之故，起常早，息常后，洒埽陈席，以待来者。自与蔽薄，坐常处下。凡为贫烛不属故也。夫一室之中，益一人，烛不为暗，损一人，烛不为明，何爱东壁之余光，不使贫妾得蒙见哀之？恩长为妾役之事，使诸君常有惠施于妾，不亦可乎！”李吾莫能应，遂复与夜，终无后言。君子曰：“妇人以辞不见

弃于邻，则辞安可以已乎哉！” 诗云：“辞之辑矣，民之协矣。” 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齐女徐吾，会绩独贫，夜托烛明，李吾绝焉，徐吾自列，辞语甚分，卒得容入，终没后言。

齐太仓女

齐太仓女者，汉太仓令淳于公之少女也，名缙萦。淳于公无男，有女五人。孝文皇帝时，淳于公有罪当刑。是时肉刑尚在，诏狱系长安，当行会逮，公骂其女曰：“生子不生男，缓急非有益。” 缙萦自悲泣，而随其父至长安，上书曰：“妾父为吏，齐中皆称廉平，今坐法当刑。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，刑者不可复属，虽欲改过自新，其道无由也。妾愿入身为官婢，以赎父罪，使得自新。” 书奏，天子怜悲其意，乃下诏曰：“盖闻有虞之时，画衣冠，异章服，以为戮，而民不犯，何其至治也？今法有肉刑五，而奸不止，其咎安在？非朕德薄而教之不明欤？吾甚自媿。夫训道不纯，而愚民陷焉。诗云：‘恺悌君子，民之父母。’今人有过，教未施，而刑已加焉。或欲改行为善，而其道无繇。朕甚怜之。夫刑者至断支体，刻肌肤，终身不息，何其痛而不德也！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！其除肉刑。” 自是之后，凿颠者髡，抽胁者笞，刖足者钳。淳于公遂得免焉。君子谓缙萦一言发圣主之意，可谓得事之宜矣。诗云：“辞之恻矣，民之莫矣。” 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缙萦讼父，亦孔有识，推诚上书，文雅甚备，小女之言，乃感圣意，终除肉刑，以免父事。

卷之七 孽嬖传

夏桀末喜

末喜者，夏桀之妃也。美于色，薄于德，乱无道，女子行丈夫心，佩剑带冠。桀既弃礼义，淫于妇人，求美女，积之于后宫，收倡优侏儒狎徒能为奇伟戏者，聚之于旁，造烂漫之乐，日夜与末喜及宫女饮酒，无有休时。置末喜于膝上，听用其言，昏乱失道，骄奢自恣。为酒池可以运舟，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，其头而饮之于酒池，醉而溺死者，末喜笑之，以为乐。龙逢进谏曰：“君无道，必亡矣。”桀曰：“日有亡乎？日亡而我亡。”不听，以为妖言而杀之。造琼室瑶台，以临云雨，殫财尽帑，意尚不餍。召汤，囚之于夏台，已而释之，诸侯大叛。于是汤受命而伐之，战于鸣条，桀师不战，汤遂放桀，与末喜嬖妾同舟，流于海，死于南巢之山。诗曰：“懿厥哲妇，为枭为鸱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末喜配桀，维乱骄扬，桀既无道，又重其荒，奸轨是用，不恤法常，夏后之国，遂反为商。

殷纣妲己

妲己者，殷纣之妃也。嬖幸于纣。纣材力过人，手格猛兽，智足以距谏，辩足以饰非，矜人臣以能，高天下以声，以为人皆出己之下，好酒淫乐，不离妲己，妲己之所誉贵之，妲己之所憎诛之。作新淫之声、北鄙之舞、靡靡之乐，收珍物，积之

于后宫，谀臣群女咸获所欲，积糟为邱，流酒为池，悬肉为林，使人裸形相逐其闲，为长夜之饮，妲己好之。百姓怨望，诸侯有畔者，纣乃为炮烙之法，膏铜柱，加之炭，令有罪者行其上，辄堕炭中，妲己乃笑。比干谏曰：“不修先王之典法，而用妇言，祸至无日。”纣怒，以为妖言。妲己曰：“吾闻圣人之心有七窍。”于是剖心而观之。囚箕子，微子去之。武王遂受命，兴师伐纣，战于牧野，纣师倒戈，纣乃登廩台，衣宝玉衣而自杀。于是武王遂致天之罚，斩妲己头，悬于小白旗，以为亡纣者是女也。书曰：“牝鸡无晨，牝鸡之晨，惟家之索。”诗云：“君子信盗，乱是用暴，匪其止共，维王之邛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妲己配纣，惑乱是修，纣既无道，又重相谬，指笑炮炙，谏士剖囚，遂败牧野，反商为周。

周幽褒姒

褒姒者，童妾之女，周幽王之后也。初，夏之褒也，褒人之神化为二龙，同于王庭而言曰：“余，褒之二君也。”夏后卜杀之与去，莫吉。卜请其鬻藏之而吉，乃布币焉。龙忽不见，而藏鬻椟中，乃置之郊，至周，莫之敢发也。及周厉王之末，发而观之，鬻流于庭，不可除也。王使妇人裸而噪之，化为玄蜃，入后宫，宫之童妾未毁而遭之，既笄而孕，当宣王之时产。无夫而乳，惧而弃之。先是有童谣曰：“弧箕服，寔亡周国。”宣王闻之。后有人夫妻卖弧箕服之器者，王使执而戮之，夫妻夜逃，闻童妾遭弃而夜号，哀而取之，遂窜于褒。长而美好，褒人媼有狱，献之以赎，幽王受而嬖之，遂释褒媼，故号曰褒姒。既生子伯服，幽王乃废后申侯之女，而立

褒姒为后，废太子宜咎而立伯服为太子。幽王惑于褒姒，出入与之同乘，不恤国事，驱驰弋猎不时，以适褒姒之意。饮酒流湎，倡优在前，以夜续昼。褒姒不笑，幽王乃欲其笑，万端，故不笑，幽王为烽燧大鼓，有寇至，则举，诸侯悉至而无寇，褒姒乃大笑。幽王欲悦之，数为举烽火，其后不信，诸侯不至。忠谏者诛，唯褒姒言是从。上下相谏，百姓乖离，申侯乃与缙西夷犬戎共攻幽王，幽王举烽燧征兵，莫至，遂杀幽王于骊山之下，虜褒姒，尽取周赂而去。于是诸侯乃即申侯，而共立故太子宜咎，是为平王。自是之后，周与诸侯无异。诗曰：“赫赫宗周，褒姒灭之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褒神龙变，寔生褒姒，兴配幽王，废后太子，举烽致兵，笑寇不至，申侯伐周，果灭其祀。

卫宣公姜

宣姜者，齐侯之女，卫宣公之夫人也。初，宣公夫人夷姜生急子，以为太子，又娶于齐，曰宣姜，生寿及朔。夷姜既死，宣姜欲立寿，乃与寿弟朔谋构急子。公使急子之齐，宣姜乃阴使力士待之界上而杀之，曰：“有四马白旄至者，必要杀之。”寿闻之，以告太子曰：“太子其避之。”急子曰：“不可。夫弃父之命，则恶用子也！”寿度太子必行，乃与太子饮，夺之旄而行，盗杀之。急子醒，求旄不得，遽往追之，寿已死矣。急子痛寿为己死，乃谓盗曰：“所欲杀者乃我也，此何罪，请杀我。”盗又杀之。二子既死，朔遂立为太子，宣公薨，朔立是为惠公，竟终无后，乱及五世，至戴公而后宁。诗云：“乃如之人，德音无良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卫之宣姜，谋危太子，欲立子寿，阴设力士，寿乃

俱死，卫果危殆，五世不宁，乱由姜起。

鲁桓文姜

文姜者，齐侯之女，鲁桓公之夫人也。内乱其兄齐襄公。桓公将伐郑纳厉公，既行，与夫人俱将如齐也，申繻曰：“不可。女有家，男有室，无相渎也，谓之有礼，易此必败。且礼妇人无大故则不归。”桓公不听，遂与如齐。文姜与襄公通，桓公怒，禁之不止。文姜以告襄公，襄公享桓公酒，醉之，使公子彭生抱而乘之，因拉其胁而杀之，遂死于车。鲁人求彭生以除耻，齐人杀彭生。诗曰：“乱匪降自天，生自妇人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文姜淫乱，配鲁桓公，与俱归齐，齐襄淫通，俾厥彭生，摧干拉胸，维女为乱，卒成祸凶。

鲁庄哀姜

哀姜者，齐侯之女，庄公之夫人也。初，哀姜未入时，公数如齐，与哀姜淫。既入，与其弟叔姜俱。公使大夫宗妇用币见，大夫夏甫不忌曰：“妇贽不过枣栗，以致礼也。男贽不过玉帛禽鸟，以章物也。今妇贽用币，是男女无别也。男女之别，国之大节也。无乃不可乎？”公不听，又丹其父桓公庙宫之楹，刻其桷，以夸哀姜。哀姜骄淫，通于二叔公子庆父、公子牙。哀姜欲立庆父，公薨，子般立，庆父与哀姜谋，遂杀子般于党氏，立叔姜之子，是为闵公。闵公既立，庆父与哀姜淫益甚，又与庆父谋杀闵公而立庆父，遂使卜齮袭弑闵公于武闾。将自立，鲁人谋之，庆父恐，奔莒，哀姜奔邾。齐桓公立僖公，

闻哀姜与庆父通以危鲁，乃召哀姜，酖而杀之，鲁遂杀庆父。诗云：“啜其泣矣，何嗟及矣！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哀姜好邪，淫于鲁庄，延及二叔，骄妒纵横，庆父是依，国适以亡，齐桓征伐，酖杀哀姜。

晋献骊姬

骊姬者，骊戎之女，晋献公之夫人也。初，献公娶于齐，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，又娶二女于戎，生公子重耳、夷吾。献公伐骊戎，克之，获骊姬以归，生奚齐、卓子。骊姬嬖于献公，齐姜先死，公乃立骊姬以为夫人。骊姬欲立奚齐，乃与弟谋曰：“一朝不朝，其闲用刀，逐太子与二公子而可闲也。”于是骊姬乃说公曰：“曲沃，君之宗邑也；蒲与二屈，君之境也。不可以无主。宗邑无主，则民不畏边境；无主，则开寇心。夫寇生其心，民慢其政，国之患也。若使太子主曲沃，二公子主蒲与二屈，则可以威民而惧寇矣。”遂使太子居曲沃，重耳居蒲，夷吾居二屈。骊姬既远太子，乃夜泣，公问其故，对曰：“吾闻申生为人，甚好仁而强，甚宽惠而慈于民，今谓君惑于我，必乱国，无乃以国民之故，行强于君，君未终命而歿，君其柰何？胡不杀我，无以一妾乱百姓。”公曰：“惠其民而不惠其父乎？”骊姬曰：“为民与为父异。夫杀君利民，民孰不戴。苟父利而得宠，除乱而众说，孰不欲焉。虽其爱君，欲不胜也。若纣有良子，而先杀纣，毋章其恶，钧死也，毋必假手于武王以废其祀。自吾先君武公兼翼，而楚穆弑成。此皆为民而不顾亲，君不早图，祸且及矣。”公惧曰：“柰何而可？”骊姬曰：“君何不老而授之政。彼得政而治之，殆将释君乎？”公曰：“不可，吾将图之。”由此疑太子。

骊姬乃使人以公命告太子曰：“君梦见齐姜，亟往祀焉。”申生祭于曲沃，归福于绛，公田不在，骊姬受福，乃寘鸩于酒，施毒于脯。公至，召申生将胙，骊姬曰：“食自外来，不可不试也。”覆酒于地，地坟，申生恐而出。骊姬与犬，犬死，饮小臣，小臣死之。骊姬乃仰天叩心而泣，见申生哭曰：“嗟乎！国，子之国，子何迟为君？有父恩忍之，况国人乎！弑父以求利，人孰利之？”献公使人谓太子曰：“尔其图之。”太傅里克曰：“太子入自明可以生，不则不可以生。”太子曰：“吾君老矣。若入而自明，则骊姬死，吾君不安。”遂自经于新城庙。公遂杀少傅杜原款。使阍楚刺重耳，重耳奔狄。使贾华刺夷吾，夷吾奔梁。尽逐群公子，乃立奚齐。献公卒，奚齐立，里克杀之。卓子立，又杀之。乃戮骊姬，鞭而杀之。于是秦立夷吾，是为惠公。惠公死，子圉立，是为怀公。晋人杀怀公于高梁，立重耳，是为文公。乱及五世然后定。诗曰：“妇有长舌，惟厉之阶。”又曰：“哲妇倾城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骊姬继母，惑乱晋献，谋谮太子，毒酒为权，果弑申生，公子出奔，身又伏辜，五世乱昏。

鲁宣缪姜

缪姜者，齐侯之女，鲁宣公之夫人，成公母也。聪慧而行乱，故谥曰缪。初，成公幼，缪姜通于叔孙宣伯，名乔如。乔如与缪姜谋去季孟而擅鲁国。晋楚战于鄢陵，公出佐晋。将行，姜告公必逐季孟，是背君也，公辞以晋难，请反听命。又货晋大夫，使执季孙行父而止之，许杀仲孙蔑，以鲁士晋为内臣。鲁人不顺乔如，明而逐之，乔如奔齐，鲁遂摈缪姜于东宫。始

往，繆姜使筮之，遇艮之六。史曰：“是谓艮之随。随其出也，君必速出。”姜曰：“亡。是于周易曰‘随，元亨利贞，咎。’元，善之长也；亨，嘉之会也；利，义之和也；贞，事之干也。终故不可诬也，是以虽随咎。今我妇人而与于乱，固在下位，而有不仁，不可谓元；不靖国家，不可谓亨；作而害身，不可谓利；弃位而放，不可谓贞。有四德者，随而无咎，我皆无之，岂随也哉！我则取恶，能无咎乎！必死于此，不得出矣。”卒薨于东宫。君子曰：“惜哉繆姜！虽有聪慧之质，终不得掩其淫乱之罪。”诗曰：“士之耽兮，犹可说也，女之耽兮，不可说也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繆姜淫泆，宣伯是阻，谋逐季孟，欲使专鲁，既废见摈，心意摧下，后虽善言，终不能补。

陈女夏姬

陈女夏姬者，陈大夫夏征舒之母，御叔之妻也。其状美好无匹，内挟伎术，盖老而复壮者。三为王后，七为夫人。公侯争之，莫不迷惑失意。夏姬之子征舒为大夫，公孙宁仪、行父与陈灵公皆通于夏姬，或衣其衣，或裴其幡，以戏于朝。泄冶见之，谓曰：“君有不善，子宜掩之。今自子率君而为之，不待幽闲于朝廷，以戏士民，其谓尔何？”二人以告灵公，灵公曰：“众人知之，吾不善无害也。泄冶知之，寡人耻焉。”乃使人征贼泄冶而杀之。灵公与二子饮于夏氏召征舒也，公戏二子曰：“征舒似汝。”二子亦曰：“不若其似公也。”征舒疾此言。灵公罢酒出，征舒伏弩廐门，射杀灵公。公孙宁仪、行父皆奔楚，灵公太子午奔晋。其明年，楚庄王举兵诛征舒，定陈国，立午，是为成公。庄王见夏姬美好，将纳之，申

公巫臣谏曰：“不可。王讨罪也，而纳夏姬，是贪色也。贪色为淫，淫为大罚。愿王图之。”王从之，使坏后垣而出之。将军子反见美，又欲取之。巫臣谏曰：“是不祥人也。杀御叔，弑灵公，戮夏南，出孔仪，丧陈国。天下多美妇人，何必取是！”子反乃止。庄王以夏姬与连尹襄老，襄老死于郟，亡其尸，其子黑要又通于夏姬。巫臣见夏姬，谓曰：“子归，我将聘汝。”及恭王即位，巫臣聘于齐，尽与其室俱，至郑，使人召夏姬曰：“尸可得也。”夏姬从之，巫臣使介归币于楚，而与夏姬奔晋。大夫子反怨之，遂与子重灭巫臣之族而分其室。诗云：“乃如之人兮，怀昏姻也，大无信也，不知命也。”言嬖色殒命也。

颂曰：夏姬好美，灭国破陈，走二大夫，杀子之身，殆误楚庄，败乱巫臣，子反悔惧，申公族分。

齐灵声姬

声姬者，鲁侯之女灵公之夫人，太子光之母也，号孟子。淫通于大夫庆克，与之蒙衣乘辇，而入于闾，鲍牵见之，以告国佐。国佐召庆克，将询之，庆克久不出，以告孟子曰：“国佐非我。”孟子怒。时国佐相灵公，会诸侯于柯陵，高子鲍子处内守，及还，将至，闭门而索客，孟子诉之曰：“高鲍将不内君，而欲立公子角，国佐知之。”公怒，别鲍牵而逐高子、国佐，二人奔莒，更以崔杼为大夫，使庆克佐之，乃帅师围莒，不胜，国佐使人杀庆克，灵公与佐盟而复之。孟子又愬而杀之。及灵公薨，高鲍皆复遂杀孟子，齐乱乃息。诗云：“匪教匪诲，时维妇寺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齐灵声姬，厥行乱失，淫于庆克，鲍牵是疾，谮愬

高鲍，遂以奔亡，好祸用亡，亦以事丧。

齐东郭姜

齐东郭姜者，棠公之妻，齐崔杼御东郭偃之姊也。美而有色。棠公死，崔子吊而说姜，遂与偃谋娶之。既居其室，比于公宫，庄公通焉，骤如崔氏，崔子知之。异日，公以崔子之冠赐侍人，崔子愠，告有疾不出，公登台以临崔子之宫，由台上与东郭姜戏，公下从之，东郭姜奔入户而闭之，公推之曰：“开余。”东郭姜曰：“老夫在此，未及收发。”公曰：“余开崔子之疾也，不开？”崔子与姜自侧户出，闭门，聚众鸣鼓，公恐，拥柱而歌。公请于崔氏曰：“孤知有罪矣，请改心事吾子。若不信，请盟。”崔子曰：“臣不敢闻命。”乃避之。公又请于崔氏之宰曰：“请就先君之庙而死焉。”崔氏之宰曰：“君之臣杼，有疾不在，侍臣不敢闻命。”公踰墙而逃，崔氏射公中踵，公反堕，遂弑公。先是时，东郭姜与前夫子棠母咎俱入，崔子爱之，使为相室，崔子前妻子二人大子城、少子强。及姜入后，生二子明、成。成有疾，崔子废成，而以明为后。成使人请崔邑以老，崔子哀而许之。棠母咎与东郭偃争而不成，成与强怒，将欲杀之，以告庆封。庆封，齐大夫也，阴与崔氏争权，欲其相灭也。谓二子曰：“杀之。”于是二子归杀棠母咎东郭偃于崔子之庭。崔子怒，愬之于庆氏曰：“吾不肖，有子不能教也，以至于此。吾事夫子，国人之所知也，唯辱使者，不可以已。”庆封乃使卢蒲癸帅徒众，与国人焚其库廐，而杀成、姜。崔氏之妻曰：“生若此，不若死。遂自经而死。崔子归见库廐皆焚，妻子皆死，又自经而死。君子曰：“东郭姜杀一国君而灭三室，又残其身，可谓不祥矣。”

诗曰：“枝叶未有害，本实先败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齐东郭姜，崔杼之妻，惑乱庄公，毋咎是依，祸及明成，争邑相杀，父母无聊，崔氏遂灭。

卫二乱女

卫二乱女者，南子及卫伯姬也。南子者，宋女卫灵公之夫人，通于宋子朝，太子蒯聩知而恶之，南子谗太子于灵公曰：“太子欲杀我。”灵公大怒蒯聩，蒯聩奔宋。灵公薨，蒯聩之子辄立，是为出公。卫伯姬者，蒯聩之姊也，孔文子之妻，孔恠之母也。恠相出公。文子卒，姬与孔氏之竖浑良夫淫。姬使良夫于蒯聩，蒯聩曰：“子苟能内我于国，报子以乘轩，免子三死。”与盟，许以姬为良夫妻。良夫喜，以告姬，姬大悦，良夫乃与蒯聩入舍孔氏之圃。昏时二人蒙衣而乘，遂入至姬所。已食，姬杖戈先太子与五介胄之士，迫其子恠于厕，强盟之。出公奔鲁，子路死之，蒯聩遂立，是为庄公。杀夫人南子，又杀浑良夫。庄公以戎州之乱，又出奔，四年而出公复入。将入，大夫杀孔恠之母而迎公。二女为乱五世，至悼公而后定。诗云：“相鼠有皮，人而无仪。人而无仪，不死何为？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南子惑淫，宋朝是亲，潜彼蒯聩，使之出奔，恠母亦嬖，出入两君，二乱交错，咸以灭身。

赵灵吴女

赵灵吴女者，号孟姚吴广之女，赵武灵王之后也。初，武灵王娶韩王女为夫人，生子章，立以为后，章为太子。王尝梦

见处女，鼓瑟而歌，曰：“美人荧荧兮，颜若苕之荣，命兮命兮，逢天时而生，曾莫我羸羸。”异日，王饮酒乐，数言所梦，想见其人，吴广闻之，乃因后而入其女孟姚，甚有色焉，王爱幸之，不能离，数年，生子何。孟姚数微言后有淫意，太子无慈孝之行，王乃废后与太子，而立孟姚为惠后，以何为王，是为惠文王。武灵王自号主父，封章于代，号安阳君。四年，朝群臣，安阳君来朝，主父从旁窥，群臣宗室见章儼然也，反臣于弟，心怜之。是时惠后死久恩衰，乃欲分赵而王章于代，计未决而辍。主父游沙丘宫，章以其徒作乱，李兑乃起四邑之兵击章，章走主父，主父闭之，兑因围主父宫。既杀章，乃相与谋曰：“以章围主父，即解兵，吾属夷矣。”乃遂围主父，主父欲出不得，又不得食，乃探雀而食之，三月余，遂饿死沙丘宫。诗曰：“流言以对，寇攘式内。”言不善之从内出也。

颂曰：吴女苕颜，神寤赵灵，既见嬖近，惑心乃生，废后兴戎，子何是成，主闭沙丘，国以乱倾。

楚考李后

楚考李后者，赵人李园之女弟，楚考烈王之后也。初，考烈王无子，春申君患之，李园为春申君舍人，乃取其女弟与春申君，知有身，园女弟承间谓春申君曰：“楚王之贵幸君，虽兄弟不如，今君相楚三十余年，而王无子，即百岁后，将立兄弟，即楚更立君后，彼亦各贵其所亲，又安得长有宠乎？非徒然也，君用事久，多失礼于王兄弟。王兄弟诚立，祸且及身，何以保相印江东之封乎！今妾知有身矣，而人莫知，妾之幸君未久，诚以君之重而进妾于楚王，楚王必妾，妾赖天有子男，

则是君之子为王也，楚国尽可得，孰与身临不测之罪乎！”春申君大然之，乃出园女弟谨舍之，言之考烈王，考烈王召而幸之，遂生子悼，立为太子，园女弟为后，而李园贵用事，养士欲杀春申君以灭口。及考烈王死，园乃杀春申君，灭其家，悼立，是为幽王。后有考烈王遗腹子犹立，是为哀王。考烈王弟公子负刍之徒闻知幽王非考烈王子，疑哀王，乃袭杀哀王及太后，尽灭李园之家，而立负刍为王。五年，而秦灭之。诗云：“盗言孔甘，乱是用燄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李园女弟，发迹春申，考烈无子，果得纳身，知重而入，遂得为嗣，既立畔本，宗族灭弑。

赵悼倡后

倡后者，邯郸之倡，赵悼襄王之后也。前日而乱一宗之族。既寡，悼襄王以其美而取之。李牧谏曰：“不可。女之不正，国家所以覆而不安也。此女乱一宗，大王不畏乎？”王曰：“乱与不乱，在寡人为政。”遂娶之。初，悼襄王后生子嘉为太子。倡后既入为姬，生子迁。倡后既嬖幸于王，阴谮后及太子于王，使人犯太子而陷之于罪，王遂废嘉而立迁，黜后而立倡姬为后。及悼襄王薨，迁立，是为幽闵王。倡后淫佚不正，通于春平君，多受秦赂，而使王诛其良将武安君李牧。其后秦兵径入，莫能距迁，遂见虏于秦，赵亡。大夫怨倡后之谮太子及杀李牧，乃杀倡后而灭其家，共立嘉于代，七年，不能胜秦，赵遂灭为郡。诗云：“人而无礼，不死胡俟？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赵悼倡后，贪叨无足，隳废后适，执诈不悛，淫乱春平，穷意所欲，受赂亡赵，身死灭国。